

良友交文學叢書之十

記丁玲

沈從文著



記 丁 玲

沈從文 著



上海良友復興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No. 292

一九二三的春天，北京的春雪還不消融，大街小巷各處皆黑泥白雪相對照，天空中有「一塊瓦」風箏飄揚，我在北京西城所住的一個公寓裏，認識了一個圓臉長眉大眼睛的女孩子。當我們把話談到各人所生長的地方時，我告給她的家鄉在鳳凰縣，她似乎微微驚訝了一下，她隨即告給我她原籍是安福縣，我也驚訝了一下。

這兩處地方，相去約一千里，因過去發生過一件事情，在兩人心

中，把兩方面的距離似乎皆縮短些了。

是這樣一件可笑的事：

民三至民五這幾年中，有一年中國長江中部發生了內戰，湘軍用「援鄂」的名義，由岳州開了若干軍隊過湘北省境。同時在鄂西方面，湘軍與鄂軍發生了接觸，由于戰爭與換防兩種原因，湘西沅水下游各處地方，便發現了些執刀使棒稀奇少見的隊伍。這是些前清綠營的軍勇。這綠營部隊并不因辛亥革命而消滅，當時還殘餘六千人左右，保持在苗鄉深處鳳凰縣別名鎮篁的地方。這隊伍平時有牠固定的責任，從不離開原有的防地。這種軍隊又名爲「篁軍」，一個明於近三百年軍事史的人，當記憶得出「篁軍」這個名稱，在這個名稱下面還附有勇敢，直率，耐勞，守法，各種美德的記號。凡屬於這個部隊種種受

人尊敬處，到如今尙一面保留在各人記憶中，一面也仍然爲那個軍隊的基本道德同信仰。這軍隊原本近于世襲的戍卒，其中分子包括了各個省分移來的人民，京中貶謫的官吏，與俗同化的苗人。因爲制止苗人的叛變，在萬山重疊地方築一堅固石頭的小城，復用大石疊就數百碉堡，分布四境，這數千戍卒，便從乾隆中葉起始，一直駐紮到這個地方。牠的用處只在制壓苗民，牠的給養除了按月由那方面派人坐了一隻明油黃色大船，從辰河下駛，揚帆洞庭，直抵長沙，向省政府方面領取若干銀塊攜回以外，就全賴當年從苗人方面所沒收的土地，轉租苗人，生產糧食，分配給有兵役的人家。

但軍爲世所稱，却由于太平軍與淮匪回匪的變亂，附會左湘軍

之一翼，轉戰各處而得名。當年率領這一羣戍卒子弟，各處作戰的，爲算人田興恕。數十年後，用湘西鎮守使名義，統率這數千健兒出師援鄂的，也就是那個出身行伍爲算軍獲得無數光榮的田姓軍人第三兒子田應詔。

關於這次援鄂的動機發動以後戰事的情形，以及其後結束的原因，我那時因爲年齡還小，對於這種事不很明白。但我有一個學習繪畫的哥哥，他當時却在那部隊中作小小軍佐，跟隨了一個團長，到過安福縣。他在那小縣城中住過一夜。他告訴我隨了部隊開進安福縣城時，就住在大戶蔣姓家中，同一個戴姓參謀，睡在那人家小姐繡房裏，兩人躺在一鋪鏤花楠木大床上，在燈光下爲一幅趙子昂畫的白馬

發癡出神。兩人既學過點舊畫，且能鑑賞舊畫，皆認爲那是一個寶物，却仍然儘他靜靜的掛在牆壁上，彷彿不知道這畫同別的畫幅一樣，設若捲成一軸，攜帶時也十分方便。第二天臨開差時，那畫還好好的掛在牆壁上，各人因爲歡喜牠，不忍就此離開，便各在那畫幅角隅，題下了自己的姓名和年月。他們既已接到向前開拔的命令，當時便離開了那個地方。可是到第三天部隊退回原處時，方明白先前部隊一經開拔，當天就來了另外三營直屬「辰沅道」的屯務軍，在胡塗混亂情形中，把縣城中大戶完全掠光了。前面的作戰去了，後面填防的反來搶掠，說來真是一件極不光榮的事情。因這不名譽的案件，雖然即刻殺了兩個軍官同一些胡鬧的軍士，但終成爲「軍軍」一個徽點，

同輩人平時的軍譽極不相稱，故不久之後，那三營兵士的統率者，就被田姓軍官撤了職，那三營隊伍，也全部解散了。

軍軍從乾隆到如今，引爲羞慚的，應當是安福縣那次事件。但開擴了眼目，軍軍引爲奇蹟一現的，也應當是那次事件。我還記得十分清楚，此後有自前方回來的兵士，手中托了一個大容一升翠潤明瑩的綠色玉椀，從街中過身，想賣三十串錢，却找尋不出一個主顧。有人問他這椀的來歷，軍人既從不撒謊，就老老實實告給人，這椀如何從安福縣取來的。兵士帶回這椀的用意，原只是掣回家中養點金魚，到家中聽說可以賣錢，方掣出賣錢。但當時掠來合用的東西太多，這玉椀在本城并無用處，到後還只二十串錢便爲一個行路人帶走了。

我就因爲我哥哥的故事，同自己所親眼看到的這件事，知道了安福縣。生長在安福縣的，對於鳳凰縣人，印象中自然也彷彿很熟很熟了。

安福縣多蔣家，丁玲女士便是那地方一個蔣姓人家的長女。在北京城我知道了她是安福縣的人，同她說到那地方城池被我本鄉隊伍佔領故事時，方明白那張畫就是她堂伯家中的一幅寶畫。那地方雖僻處一隅，我哥哥隨軍隊到的那一次，似乎已是地方經過兵災的第二次了。第一次當在辛亥左右，因革命各個地方的組織皆有了變動，各處皆發生了騷擾，丁玲女士便同她的母親，一個年幼弟弟，從安福縣逃到比較開通的湘西常德城。常德地方既是她母親所生長的地方，母親

余姓在常德縣又爲世家華族，門第極盛，多讀書人，丁玲女士的父親既已死去，故後來事平以後，她們便不再返安福，且在常德住下，成爲常德人了。

她的爸爸是個很有公子風度的人物，性格極好，洒脫大方，辛亥以前曾一度留學日本，按照當時風氣，所學的自然政府經濟。回國後却似乎因爲眼見到革命一來，由平民成爲偉人的雖然不少，但由偉人地位而被別人把頭割下的也很多很多。「世亂方亟，不如坐以待時」，這留學生因此就在安福家鄉住下，並不作事。這人生平極其愛

馬，且歡喜健壯的駿馬，但駕馭韃縱之術並非所長，故把馬買來時，就只爲新來的馬匹，配上精美的鞍轡，派遣一個年輕馬伕，在前牽着，向城外官道上走去，自己則短裝緊裹，手裏擎了一條柔皮馬鞭，在後邊遠遠跟隨。他的行爲只在娛樂，行爲中就蘊藏了可愛的天真。把馬牽到城外去，見有什麼陌生人對於馬匹加了些稱讚，他就同這個人來談話，若這個人對於韃縱馳逐尙有些知識，他就請人上馬試試。有時談得十分投機，且見這個人對於這匹馬十分稱賞，他便提議把這馬貶價出讓。有時那騎馬人決無能力購置一匹良駒，他便強迫把自己馬匹贈給這個陌生的路人。一切行爲在他看來皆以爲事極平常，毫不稀奇。

她的母親當時對於丈夫的行爲，當然不會同意，但夫婦之間，感情極好，却不因爲這類事情，有過一次反目。某一次這個公子把馬贈給路人以後，心中異常愉快，含着微笑跑回家中，在書房中卸脫馬上戎裝時節，作太太的一個，從下人方面把事情問得極其明白，就走過書房來，站在書房門邊，含着微笑，問裏邊的主人：

「大少爺，你那寶馬呢？」

「寶馬還是寶馬！」

「又生翅膀飛了！」

「……………」那一方面便帶了忸怩害羞的神氣，只是微笑，什麼話也不說。

輪到作太太的替他作答了，太太說：「寶劍贈與名士，紅粉贈與佳人，千里馬當然也爲一個非常的人騎去了，……是不是這意思？」

「不是的。」

「那在什麼地方去了呢？不是『非常人』把馬騎去，還是……」

「不是非常人，只是一個懂馬性，不委屈馬，不糟塌馬的正派人。」

「你讓這懂馬性的把馬騎走了，你這贈馬的算是什麼人？」

「我算是個很幸福的人。命運裏註定我歡喜作這種事，作過了這種慷慨事情以後，回家來又不至于使你生氣。我很快樂。你不是不生我的氣嗎？」

「生你的氣？！我不生你的氣，你自己應當生氣！人已經不是小孩子了，還儘作小孩子事情。也不要因為家裏有幾畝田，有個好太太，就儘這樣慷慨下去！在世界上可做的好事很多，照你說的，去犧牲自己革命、做慈善事業、辦學校、把家中這幾畝田賣去也不礙事。但攔路贈馬的事，可並不在某一本書上找得出這種慷慨的記載。」

沉默了一會，那公子哥兒却說：

「秦瓊黃驃馬是什麼地方來的？我問你。」

等一等作太太的說：

「照你看起來，這世界上好人可太多了，好馬却不多，怎麼辦？」

「我也那麼想。我若在蒙古作王公，就……」

「作王公……！」

……

這具有名公子風度的人因病死去時，丁玲女士的年齡還不上十歲。父親留給她的印象最鮮明處，也就是牽馬出城空手歸家這樣一件事。然而這人大方灑脫的風度，事實上却并不隨了死者而消滅，十年後又依然可以從丁玲女士性格發現，成爲她一生美麗特徵之一點。

當她父親死去時，家中情形雖不如其他族人那麼豪華；當時似乎尙可稱爲小康之家。那時她還有一個弟弟，作母親的就教育這個孤

兒，注意這兩個孤兒性格與身體的發育，從不稍稍疏忽。作母親的既出自名門舊家，禮數周至，加之年輕早寡，必須獨自處置家事，教育兒女，支配一切，故性情方面，自然就顯得堅毅不屈，有些男性魄力。兒女從她身上可以發現父親的尊嚴，也可以發現母親的慈愛，因此使兒女非常敬愛她。她身體既極健壯，又善談論，思想見解也很有些超人處，故不獨能使兒女敬愛，在社會事業上，也好像是一個自然天生的領袖。但丁玲女士，則後來得于母親方面的，彷彿不是性格，却是體魄。自小從理智方面看來，雖有些近于母親，感情方面極偏于父親。直到十餘年後，她的同伴……，孤單一人住在上海打發每一個日子，支配她生活上各種行動的，據我看

來還依然因爲那個父親灑脫性格的血液，在這個人身體中流動，一切出于感情推動者多，出于理智選擇者少。

作母親的把丈夫死去，帶了兒女到常德地方寄居以後，日子過得自然寂寞了些。雖外家親戚極多，或由于一種驕氣，或由于別的原因，似乎并不對於外家有何依靠。在寂寞儉省情形中打發了一大堆日子，似乎記起了某一時節同那個歡喜馬匹的好人所談的話：「爲國家找尋一條出路，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來辦教育，真可謂最好的事業。」自己如今既然寡居，兒女又慢慢的長大了，一面想把自己兒女好好教育出來，一面又還有些親戚兒女也需要一個較好學校，故在城裏辦了一個女子小學，城外辦了一個男子小學，學校聘請了些由當

地師範學校畢業的年青女子，在半盡義務情形下分擔各種課程，自己却不辭勞役，總持其事。經濟方面雖非完全出自私囊，但多數經費，却必得將這近中年的太太，向各處熟人各處商家奔走募集。丁玲女士所受的教育，就是在她母親所辦的學校起始的。

過不久這一家却發生了一件大大不幸事情，就是那個弟弟在熱病中的天殤。這是一個非常的打擊，作母親的所承受的悲哀分量自然十分沉重，假若身體弱些的婦人，決定是無可救藥，隨同兒子和丈夫，離開了這個人間。那小孩子的得病似乎就從丁玲傳染而起，小孩死去時丁玲也尚未離開險境。當時作母親的一面料理亡者一面却盡力把病倒的一個治好，等到病倒的一個痊愈時，作母親的頭髮白了好些了。

丁玲女士到可以入中學時，便過離常德地方九十里的桃源縣省立第二女子師範肄業。在那女子師範時，學校對於她，同對於任何一個女生那麼同樣情形，完全尋不出什麼益處。學校習氣太舊，教員太舊，一切情形皆使人難于同意。她當時在那學校，成績也并不怎樣出衆驚人。但在性情上，則在那里將近兩年的學生生活中，對於她有了極大的影響。影響她的不是學校教師或書籍，却由于一些日夕相處的同學。那學校設立在湘西，學生大部分多自湘西邊境辰河上游各縣而來，同時鄂西，川東，黔北，接壤湘境者，由于方便來學的也不少。

邊地如鄰接湖北的龍山，界連四川的永綏，靠近貴州的麻陽，鳳凰，乾城，以及其餘各縣，由於地方銅塞，苗族雜處，雖各地相去不逾八百里，人民言語習慣，已多歧異不同。女子雖多來自小地主及小紳士同小有產商人家庭中，也莫不個性鮮明，風度卓越。各種不同個性中，又有一極其相同處，就是莫不勇敢結實，伉爽單純。女子既感情熱烈，平時的笑與眼淚，分量也彷彿較之下江女子特多。丁玲女士在學校方面雖然並不學到些什麼有用東西，却因為跟這些具有原人樸野豪縱精神的集羣過了些日子，不知不覺也變成個極其類似的人了。

這種性情當「五四運動」影響到長沙時，餘波所及擴大到了桃源，就使幾十個年約十五六歲的女孩子發了瘋狂。「自覺」與「自決」的

名詞，「獨立互助」的名詞，「自由平等」的名詞，以及其他若干新鮮名詞，在若干嶄新的刊物上，皆用一種催眠術的魔力，搖動了所有各地方年青孩子的感情。桃源學校方面，也人人皆感到十分興奮，皆感到需要在毫無拘束的生活中，去自由不羈勇敢勞作好好的生活。一聞長沙有男子中學招收女生的消息，當時便有若干人請求轉入長沙男子中學，其中一個二年級生名蔣樟的，便是丁玲女士。學校方面對於這件事，自然並不給過什麼鼓勵，事實上却特別加以裁制與留難。家庭則對於這種辦法自然覺得太新了一點，于是一些女孩子，便不問家庭意見如何，不問學校意見如何，跑到長沙讀書去了。

她們第一次離開桃源向長沙跑去的同學，似乎一共是四個人，除

丁玲女士外，有川東酉陽的王女士，湖南芷江的李女士與楊女士。但到了長沙不久，上海所流行的「工讀自給」新空氣，在一種極其動人的宣傳中，又影響到了幾個女孩子。同時長沙方面或者也有了些青年男女不可避免的麻煩，在學生與教員之間發生。幾個女孩子平時既抱負極高，因此一來，不獨厭煩了長沙，也厭煩了那地方的人。故雖毫無把握，各人便帶了幾部書，以及一筆為數不多的款項，在內河輪與長江輪三等艙中佔據了一個角隅，有一天便居然冒險到了上海地方了。

幾個人過上海的目的，似乎是入上海大學，那時節的上海大學，有幾個教授當時極受青年人尊敬目前還爲世人所熟習的名字：瞿秋白，邵力子，陳獨秀，李達，陳望道，沈雁冰，施存統，……她們一到了上海，自然在極短時間中就同他們認識了。若果不是年齡太小程度不及，便是還有別的問題，她們當時却只入了平民學校。她們一面讀書一面還得各處募捐。爲時不久，她們住處似乎就同那些名教授在一個地方了。至少瞿秋白兄弟同施存統三人，是同她們住過一陣的。到後來李姓女子得熱病死了，楊姓女子回了湖南，四川酉陽王姓女子，同她便過南京去玩了一陣。當時兩個人過南京去住，也許只是玩玩，也許想去做工，也許還有其他原因，但照後來情形看去，則兩

人是極其失望重回上海的。在南京時兩人所住的地方，在成賢街附近一個類乎公寓的住處，去南京高師不遠，住處必尚有些其他湘籍川籍學生。兩人初到南京時，身邊還有些錢，故各處皆去玩了一個痛快，但錢一花盡，到後來就只好成天過北極閣晒太陽，上台城看落日去了。兩人既同些名人來往，照流行解放女子的習氣，則是頭髮剪得極短，衣服穿得十分簡便，行動又洒脫不過，（出門不穿裙子的時節次數一定也很不少，）在住處則一遇哀樂難于制馭時，一定也同男子一般大聲的唱且大聲的笑。兩人既不像什麼學生，又不像某一種女人，故住下不久，有一天就得到個署名「同鄉一分子」的勸告信，請她們「顧全點面子，不要留到這個地方」。這誤會雖由於兩人行動洒脫而

來，當時兩人却十分不平，把住處幾個高師學生每人痛罵一頓。那信上的措詞大約比我所說還溫和一些，她們的責備則又似乎比我所寫出的還厲害些。那個寫信的人雖近於好事，却並非出自惡意，一罵自然不敢出頭了，至于其餘那些大學生被罵時，初初還不明白這是什麼事情，到後弄明白了，又不知究竟誰寫這個信，自然也就算完事了。

但兩人當時情形或者也正極窘，想離開南京便無法離開。那王女士本是酉陽地方一個富足油商人家的女兒，父親那時且爲衆議院的議員，並不至于使一個二十歲的女孩子在外流落，丁玲女士經濟情形也不很壞，故兩人當時受窘，同「解放」大約多少有些關係。「解放」同「爭鬥」有不可分離的情形，那時節女孩子既要解放，家中方面雖

不能加以拘束，也還能消極否認。否認方法自然便以爲暫且停止經濟接濟，看看結果誰的意見適于生存。兩人把手中所有一點點錢用罄後，各處學校去找尋小學教員，却不能得到這種位置。其他粗重工作有些地方雖需要人，但人家一看到她們，卽或正需要一個娘姨，也不敢借重這位娘姨了。她們聽說有人要繡花工人，趕忙跑去接洽，那主人望望兩人的神氣，也不敢領教，只好用別的方法說明所雇人業已找到把兩人打發走了。既不能好好的讀書，又無從得到一個職業，又無其他方面接濟，自然就成爲流浪人了。

她們又正似乎因爲極力拒絕家庭的幫助，故跑到南京做工的。到南京兩人所得的經驗，在丁玲女士說來，則以爲極有趣味。那時節女

人若在裝扮上極力模仿妓女，家中卽不獎勵，社會却很同意。但若果行爲洒脫一點，來模仿一下男子，這女人便在家中社會皆將爲人用希奇眼光來估計了。兩人因爲這分經驗，增加了對於社會一般見解的輕視，且增加了自己洒脫行爲的愉快。

當丁玲女士已經作了海軍學生的新婦，在北京西山住下，告給我那點經驗時，她翻出了一些相片，其中有一個王女士編織絨線的照相，她說那就是初到南京照的。到了那里把錢用盡後，天又落雨極冷，無法出門時，就坐在床上，把一條業已織就多日的絨繩披肩，撤卸下來，挽成一團一團的絨球，兩人一面在床上說些將來的夢話，一面用竹針重新來編結一隻手套或一條披肩。工作完成以後，便再把牠

撒散，又把那點毛繩作一件其他東西。當時房東還不很明白這種情形，常用猜詢的眼光，注意兩個女孩子的工作，有一天，且居然問「爲甚麼你們要那麼多毛繩物事」？兩人自然并不告給房東那是反復作着玩玩的行爲。房東的神氣，以及兩人自己的神氣，却很溫暖的保留在各人印象裏。

兩人對於貧窮毫不在乎，一則由于年青，氣壯神旺，一則由于互相愛好，友誼極佳。但另外必仍然由于讀了一些新書的原因，以爲年青女子受男子愛重雖非恥辱，不能獨立生存則十分可羞，故兩人跑來南京，一面是找尋獨立生活的意義，一面也可說是逃避上海的男子。當時丁玲女士年齡還不過十七歲，天真爛漫，處處同一個男孩子相

近，那王女士却是有肺病型神經質的女子，素以美麗著名，兩人之間從某種相反特點上，因之發生特殊的友誼，一直到那王女士死去十年後，丁玲女士對於這友誼尚極其珍視。在她作品中，常描寫到一個肺病型身體孱弱性格極強的女子，便是她那個朋友的剪影。

二

兩人回到上海後，大約還是由于上帝的意思，使她們在一些男子的殷勤待遇中，性情也柔和了一些，原有觀念也變更了些，王女士與瞿··同居後；丁玲女士似乎也與瞿··的一個兄弟，有過一度較親切的友誼。幾人在這種生活中，得到了些什麼意義，別人却不很清楚。在這一點生活上，對於她好像并無多大興味。她似乎想忘掉一些不必記憶的印象，故談及時常常中途而止。回上海一年左右，那身材美麗個性特強的王女士，在肺病中死去了，丁玲女士當時大致也同家

中講了和，願意接受家中的幫助，得到了家中辦小學教育的母親一點接濟，有了錢覺得要念書，上海不是念書的地方，想過北京看看，故爲時不久，就到北京住下了。

那時她年齡當在十八歲左右。到北京後她住在西城關才胡同一個補習學校的宿舍裏，同住的有一個很美麗的曹女士，一個很樸素的錢女士。幾人一面在學校補讀投攷大學校所必需的工課，一面還到一個錢姓私人所設的圖畫學校練習圖畫。當時她對於繪畫似乎比其他事業還多興味，所作的素描構圖極具巧思。我第一次同那個海軍學生到她的公寓時，她的窗紙上牆壁上書本上，就無處不是用粉墨勾成所熟朋友的臉譜。我們認識她時，她已從學校搬入公寓，其所以離開學校

改住公寓的原因，大約就因為準備向藝專投效。但到後在作藝術專門學校的學生以前，却作了海軍學生的情人，一定不是她姑料所及的！

她其所以同海軍學生相熟，則由一個左姓朋友。那時節左··還是個小孩子，與海軍學生住在同一公寓裏，補習學校三個女孩子却常常來看那個白臉長身的左家小孩子。三人中最美麗典雅的曹女士，正與左家小孩戀愛，大家既皆極其年青，加之湖南人的特性，就是「不知節制自己的哀樂」，幾人來時會笑的自然就大聲的笑，會唱的也自

然大聲的唱，左··一同海軍學生成爲熟人後，那三個女子，當然不久也便成爲海軍學生的熟人了。三人中最美麗的曹女士既同左極要好，那錢女士則健壯樸素成天只希望攷入師範大學，當時的機會就使海軍學生對於丁玲女士特別關心一些。

大約她們認識了三天或七天，這海軍學生，就把她帶到我住處來看我了。我們一提到所生長地方後，就各因另外一時的特殊印象，彷彿成爲熟人了。我的故鄉同她所寄居的常德，相去約七百里，有一條河水連絡了兩地的交通。從她住處的河邊，駕了小小的單桅篷船，沿江上溯就可以到我的故鄉，我從那爲世人所疏忽地圖所遺忘的小地方出來時，也必須搭坐小貨船，經由那條清澈透明的流水下駛，到了她

那個縣城，再換輪船浮出洞庭。我們於是談河水，說小船，討論那條河水一切使人發生興味處。我們既然各讀了幾本書，又那麼年輕，故說到某幾處的灘險，船隻下行，形容牠的速度時，兩人總皆用「拋擲」一類字樣。我們提到那條河水上游某幾處，深度到四丈五丈時，還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河底的小小白石同游魚，又各找尋了若干譬喻，且互相皆似乎極能領會那點譬喻。實際上則兩個年輕人皆因過于年輕，爲同一的「懷鄉病」原因，把我們友誼弄密切了。當談話時那海軍學生只坐在我房中近窗戶桌邊，帶着稍稍顯得癡呆的微笑，望到那個圓臉長眉的女孩。我們的言語他還不大能夠聽懂，他得在若干意義上去猜詳我們所說的話語。他懂得那意思，他明白那對於他無分，還仍然

隨同我們笑着。因為我們把話談得很久，故這個海軍學生，到後就拿起一本都德小物件翻看，不再聽我們的談話了。

兩人離開我的公寓時，女的告我：

「我住處出衙口向西，過那木廠點點路，就看到了。什麼時候高興去玩時，就隨便去玩，到那里問蔣冰就成了。」

海軍學生說：

「晚上去還是明天早上去？要去時來邀我，我帶你去。」

送他們走後，望到那兩個人的背影，我站在公寓門口，心裏很覺得愉快。回房中時，因為去翻看那本小物件，便記起海軍學生那分神氣。海軍學生隔天邀我去看她時，他那麼歡喜提到這個女人，關於這

女人有些使他發呆變獸的地方，一點也不能隱諱，我便在心中有個問題。我心想：

「這是不是名爲戀愛？這女人會嫁這個海軍學生嗎？這女人完全不像書上提到的那些愛人樣子，海軍學生也得愛她嗎？」

我那時只十九歲，由于從鄉下出來，一切皆并不像城裏人那麼靈巧，當時還不很明白一個男的和一個女的，爲什麼必須住在一處過日子。以爲也許那很有道理，却實在不能明白必需住在一處的道理所在。我看到一些書中提及關於男女事情，我就十分胡塗。「真有那種男子嗎？什麼都不顧去，爲一個女子作奴當差嗎？」我思索不出結論。我相信我或許也會這樣子，但心目中的女人，一定同書上所提那

麼聰明與完美。我最理想的是女子必聰明得你說一樣她知道十樣，你說的她明白，不說的她也明白。她一定又美麗，又尊貴，又驕傲，纔能使我發瘋發癡。並且我還想想：「一個人若事業弄不好，要女人有什麼用處？同一個平平常常女人住在一處，任什麼事也就不用了。」

我那時節要得只是朋友，這朋友第一件事是互相能訴說那些過去的事情，且共同來作未來的夢想。行爲冒險雖受了種種限制，想像却生了翅膀可以各處飛去。我就需要明白人家正在怎麼樣飛，又得讓人知道我預備怎麼樣飛。

我要有幾個與我同樣的貧窮，却能在貧窮中爲未來生活而努力，

來打發日子支持生活的年青人。我們不管所想到的世界如何離奇可笑，所打算的生活如何不切事實，但我們能那麼勇氣悍然的去過日子，結果是不必追問的。我那時的性情是要談話時就一整夜的談話，想玩時就放下一切去玩，想跑到什麼地方去，不管路道遠近，要去即刻跑去，聽人說某種書好，無法把書買來時，就從西城跑到東城，傍着書攤，裝作買書樣子，同那賣書人弄熟，坐在小櫈子上看那本書，把書看完時再回公寓。生活不管如何毫無希望，不管如何困難，利用了北京公寓記賬的習慣方便，我們却仍然那麼硬朗結實拖延下去。這種年青男子朋友我已經碰到了些，且在燕京大學方面，我還有了些生活也很艱難讀書却很用功的朋友。但女朋友有什麼用處？女子天生就

脆弱許多，氣量既窄，知識也淺，又怕累，又怕事，動不動就得哭泣，一點小小得意處便沾沾自喜。她們要男人時，只憑方便找一個男人，就從不會自己帶着三分危險去挑選自己所要的男人。她們得了一件新衣料時，就去和同伴商量半天，有時還商量了一整天，看這衣料縫什麼式樣較好，縫好了也許還得在這東西上批評許多日子。她們做事則只選輕鬆的易于見好的去做。她們把一件事做錯了，或頭髮被理髮師剪得太短不合時式了，回家去就伏在枕頭上痛哭。當時我對於女人就是這樣一堆感想，故以為女人真不必提！我看不起女子，就因為我聽人說過了很多的女子，却不會見過多少女子。

這個圓臉長眉的女孩子，第一面給我的印象，只是使我溫習了一

番舊有的感想。她同我想像中的平凡女子差不了多少。她也許比別的女子不同一些，就因為她不知道如何去料理自己，即如女子所不可缺少的穿衣撲粉本行也不會，年輕女子媚人處也沒有，故比起旁的女人來，似乎更不足道了。

不過第二天我被那海軍學生拉到她住處時，觀念改變了些。我從她那兒明白了女人也有同男子一樣的人。到了她住處小房中，她便從抽屜中取出些照像冊，圖畫本子，遞給我們。從那本子上面可以看到那個愛馬的公子，又可以認識辦小學教育的老太太，又可以認識我所提及的其他幾個人。她似乎每天皆在努力作畫寫大字，條桌上除了四個顏料碟以外，還有一疊紅色九宮格習字用紙。她又拏出一個玉質圖

章，上面刻了「丁玲」兩個字，問她「這是誰」？就說「我自己的，我要用這個名字，不用舊的名字了，故刻了這顆圖章。」她一切做得十分洒脱，且儼然同我們業已相熟多年的樣子。她處處在告給人不許客氣，那意思却不是從口中說出，只在行爲上與微笑上可以看出。

我覺得這倒還有意思，但我們離開她那個公寓時，她却又爲了自己太爽快且疑心別人同她客氣，似乎有些生氣。因爲那時節已到了行將午飯的時節，公寓中的大師傅，業已開始在廚房中極力撥弄得鍋子碗盞發出聲響，她留我們吃飯，海軍學生答應了，「步兵上士」却不答應。我那時的習慣就是只歡迎來客，却從不到別人處吃飯。我決定要走，她便生了她自己的氣。事實上不需生氣，且無生氣的理由，仍

然有很久不舒服，就因為她到底還是個女子！

她離開北京城時，同那海軍學生有了些什麼理解，我可不大明白。我見過了丁玲女士以後，就從左XX方面知道了她些另外的事情。那時節這女孩子感傷氣分極重，大約因為幾年來在外邊飄飄蕩蕩，人事經驗多了一些，少年銳氣受了些折磨，加之較好的朋友又死掉了，生活又毫無希望可言，便想起母親，想起死亡的弟弟，想起不可再得的朋友，一切回憶圍困了她，使她性格也受了影響，並且在實際上，則另外一件事必更有關係，便是她的年歲已經需要一張男性的嘴

唇同兩條臂膀了。因此便不問黃昏清早，常常一人跑到最寂寞僻靜地方去，或是南城外陶然亭蘆葦裏，或是西城外田野裏，在那些地方痴坐痛哭。有時半夜裏還不知道回家，有時在家飯也不吃。不過朋友們同她自己，雖明白這分感情由于生活不滿而起，却不明白倘若來了那麼一個男子，這生活即刻就可以使她十分快樂。

關於這一點海軍學生聽叨了一些，當我同他在西單散步時，他向我說：

「她有個弟弟死了，她想起她弟弟，真會發瘋。」

我因為估想得出這海軍學生心中的主意，我說：

「要個弟弟多容易！她弟弟死了，你現在不是就正可以作她的弟

弟嗎？」

海軍學生臉紅一下，想要分辯，又不敢分辯什麼，把我肩上輕輕的打了一掌，就跑開了。

等到第二次我在北京香山見到她們，問及她些經過情形時，我明白海軍學生同我在西單散步那一天，就正是丁玲接到海軍學生一點希禮物的一天。原來海軍學生那天一早就用了個紙盒子，裝好一大把黃色玫瑰，請公寓中夥計送至丁玲住處，並且在花上寫著個小小字條：「你一個新的弟弟所獻。」把花送去以後，半天沒有回信，這海軍學生手足無措，心中不甯，故跑到我住處來，把我拉出去散步，想從我的談話上得到一分支持日子的勇氣。等到被我無意中說出的一句

話，刺了他那麼一下，就又急又羞，離開了我跑了。他一人跑到西城外田野裏胡亂奔躑，直到晚上方轉回公寓！

丁玲女士第一次離開北京時當在春天，第二次再來北京爲我見到時，却是那一年的秋天了。

中秋那天我在他們香山小屋裏看到她時，臉上還有新婦靦靦的光輝，神氣之間安靜了些也溫柔了些。問她還喝不喝酒？她只微笑。問她還到蘆葦裏去讀詩沒有呢？也仍然只有微笑。我心裏就想說：「你從前不像個女子，只是不會有個男子在你身邊，有了男子到你身邊，

你就同平常女子一樣了。」

關於她做了新婦，同這個海軍學生在香山如何打發日子，我在「記胡也頻」那本小冊子雖說到了些，却想把對於她生活發展極有影響的，這一段日子中其他事情，再記下一些。

那時兩人原是以爲山上可以讀書，故搬到這山上來住下的。事實上則兩人讀書，誠如我在另外那本書上所提到的那樣，不過需要幾本書，把兩人生活裝點得更幸福一點罷了。假若當真爲得是讀書，所有的書未免太少了。他們的書是一部關於曲的什麼集子，一部鄭板橋集，一部倪雲林詩，一部花間集，一部玉臺新詠，其餘便是半書架譯小說，那時兩人所看的書，好像也就全是這些譯小說。此外還有

些無政府主義的書籍，以及社會革命理論書籍，則是擱下來却不很翻閱的。兩人的英文程度，看點法國俄國轉譯成爲英文的書籍，還不至於怎樣費事，不過那時書架上的英文書籍，則彷彿一共只有三本，一本是小仲馬的茶花女，一本是莫泊桑的人心，一本則是屠格涅夫的父與子。兩人雖然只有這樣三本書，還常常預備着手來謄譯。提到要譯書，作太太的一個總最先把筆拿起，但譯到第一頁或第五頁某一行，幾個陌生的字從字典上尋不著牠的意義時，最先把筆擡去的也常常是她。兩人間或還讀些哲學經濟書籍，兩人之間思想比較起來，由於過去的習染不同，故她比海軍學生似乎進步一些，且比較海軍學生所知道的的多些。海軍學生辦民衆文學時，他們若沿襲了那個題目作去，則

革命文學的醞釀，當由北而南，不至於還等待到四年後由南而北了。海軍學生自從湖南回來以後，就不大像一般小說中所謂『革命人物』，只像書中所說的『年青情人』了。由於嶄新的生活使兩人感情皆在眩目光景裏游泳，海軍學生當時只打量作英國的雪萊。寫詩讚美他的同伴，似乎是他工作最重要的部分。

兩人搬到鄉下來住，自然也希望讓會寫小說的多寫些小說，想讀書作畫的爲多得些空閒做自己所做的事。可是會畫的一個，當時除了每晚在燈光下爲海軍學生用墨勾出側影外，別的皆不動筆，寫小說的則總是寫了又扯，扯了又寫，事實上却把時間完全被其他一切事情費去了。他們既自己處理伙食，則淘米煮飯買菜提水皆得自己動手。把

飯吃過後，看看天氣很好，兩人自然就皆以爲出去走走較好。不出門則或看看書，或攜着手討論一個未來的理想。各樣事皆想作，一樣事全弄不好，于是日子也就從從容容無聲無息從兩人身邊溜掉了。

兩人當時生活方面既大部分得湖南爲寄錢來，或湖南接濟耽誤了時間，不能按時寄到，或者因爲錢雖寄來，由于不善處置，用去太早，窮極了時從我處又想不到什麼辦法，總得進城去籌點小款，方能支持下去，作太太的便從床下把柳條箱拉出來，揀出些不適用的衣服，用一個花標作成的包袱包好，帶着微笑交給那海軍學生。兩人事先便約好了，一個在家中讀書，一個徒步擊東西進城從當舖換錢。有時當真那麼作，有時則雖業已說好，當那海軍學生挾了包袱出門時，

作太太的便追出去，陪伴到街口。到了街口眼看到那海軍學生好像一個下班的巡警模樣，孤零零的從灰色的石子路上走下山時，作太太的大約一面爲了走路的十分寂寞，自己留在家中來想像那走路的一個，什麼時節到了什麼地方，未免也太寂寞了，自然毫不再加思索，又趕快跑上前去。

海軍學生見人追趕來了，就會問：

「怎麼樣，是不是一個人留在山上嚇怕？」

那一個便說：

「我不怕。」

兩人暫時停頓在大道邊，互相望着。

「你回去，不許再送我！」

「你一個人走那麼遠的路，我心裏很不好受。」

「走點路算什麼？我正想走路，這點路并不算遠！」

「真不算什麼嗎？」

「我全不覺得遠。」

她原來就正等着那麼一句話，她說：

「那麼，我就同你一起進城去。」

這自然得有一會兒爭持，因為照實說來這條路并不很近。若當天便得來回，則更不像是一個女孩子所能辦到的。那一個還待在天氣以及另外什麼意義上找尋不能兩人下山的理由，只須另一個把眼瞪瞪，

頭略偏，做出一個女人慣常用來懾服男子的動作，於是不得不變更了原來計畫，只好兩人一起裝成散步的樣子，向北京城走去了。

這自然算得是一個極長的散步，很需要一分氣力同時間，下山後須繞過玉泉山長長的圍牆，經過青龍橋，又沿着頤和園後面一帶長長的圍牆畫了半個圈兒，纔到挂甲屯，海甸，進西直門……不過海軍學生對於這點路程似乎並不覺得難堪，有了一個同伴後，自然更從容多了。兩人下山雖爲得是籌措伙食，却常常走到半路忘了這件事情，因爲關心泉水同天上白雲，在路上坐也就常常是三點兩點。有次黃昏上山，因爲眷戀天上新月的美麗，兩人竟在玉泉山小河邊坐到半夜。

有時海軍學生實在不能進城，則丁玲女士一人用散步方法，從山上蕩進北京，到城中時找尋朋友，時間晚了一點，就住在曹女士的住處。借得了錢，因為捨不得坐車，則仍然徒行回山。回到住處，在山上那一個自然是睡的不很安神的，從城中上山的一個則爲三十里一段路途也折磨壞了，可是一見面，一切疲勞同牽挂皆去掉了。在城中的便聽在山上的那個訴說一晚所領略的境界，在城中的一個又告給在山上的一切城中事情。什麼刊物登了什麼人的詩，什麼雜誌見到什麼人的小說，市場小書攤上出了幾本新書，書叫什麼名字，印什麼封面，有誰作序，皆盡所知到的說去。或者同時還帶了幾封從城中友人住處轉來的信件，或者還帶回了一些新出書報，兩人一面着忙撕去那

書捲的封皮，一面便微笑大笑。有時坐車回來，則一定還買一口袋白米，一點葷菜，一點海軍學生所歡喜的甜點心，一把花。海軍學生一面提水燒煤，準備晚飯，一面聽城中路上一切新聞，事作得正好，忽然一晃不見了，各處找尋皆不見了，過一回，纔知道原來他爲了去買點點酸醋，已從碧雲寺街口跑回來了。

兩人絕了糧，又恰恰不便進城，就過我住處，同我吃慈幼院大廚房的粗饅頭，次數似乎也很多很多。

三

照情形說來，兩人雖然在山上，除了閒或有什麼朋友上山來看他們，住一晚兩晚，其餘就並無多少應酬，故雖自己每日得提水燒飯，日子積累下來，兩人空閒光陰可仍然太多了。那時節，除了玩以外，自然就只有把幾本小說反反覆覆的看一個辦法消磨時間了。長時間的閒暇與反覆閱看幾本有用的書，皆非常影響于丁玲女士此後的寫作。閒暇孕育了她創作的種子，所看的書又影響了她文字的風格。她似乎明白她自己將來的責任，現在應當怎麼辦，就更相宜一些，她便選定

這分生活，把每個日子十分從容的過下去。她年齡并不很大，到下方滿二十歲，身體與心靈皆在成長，她的生活恰恰給了這兩方面的機會，小家庭雖常常那麼窮，却是這個女作家最好的溫室。

海軍學生上半年的民衆文藝既停刊了，我們所寫的小說雖各處還不至于完全碰壁，但所得的報酬太少，所嘔的氣却又太多了。我們怎麼辦？我們並不需要出名，也並不希望發財，我們意思只是能有機會讓我們把日子過得下去，把竭盡自己能力寫成的作品，編輯看來以為用得著的，把牠登載出來就得了。我們只盼望公平一些。我們的盼望那麼簡單，當時却尋不出那麼一個公平的編輯。由于成見同其他原因，我們寫成的小說，自然總得經過若干波折方有結果的。總得找出

一個辦法，方有希望不至於爲一時不良風氣習慣所糟塌。因此怎樣來辦一個刊物，是我們常常皆打算到的事情。我們做夢也只想有那麼一個刊物，由自己編排，自己校對，且自己發行，寄到中國內地各處地方各個讀者手中去。我們只希望各人自己拏出一部分錢來，做這費力而不討好的事情。但一個刊物最需要的就是金錢，我們當時最缺少的也正是金錢。我們的刊物於是便在幻想中產生，又復在幻想中夭折了。

當我同那海軍學生在桌旁計算用費草擬出版計劃時，我們照例總以爲這刊物得三人才能辦得下去。把她算成一個角色，且必需三人才能有趣味。她見我們提到她所負的責任時，必說：

「先生們，別把我拉進去，我不作文章。你們要我來，我就當校對，因為可以佔先看你們寫出的文章。」

「沒有你我們辦不下去！」

「有了我就辦得下去嗎？我又不曾寫什麼，派我充一角色有什麼用處？」

「把你寫情書的那枝筆來寫……」海軍學生說時笑嘻嘻的，說過後便望我做鬼臉。

「得了得了，頻，你爲什麼造謠言？我跟你寫過情書嗎？不能胡說八道，這一行你們男人纔是高手！」

那海軍學生說：「你並不寫給我什麼信，但我看你那樣子，是個

會寫情書的人，不相信只要我們一離開就可明白了。」

「你自己不害羞，我爲你害羞，你們刊物我不管！」

說是那麼說，但另一時眼看到海軍學生有文章被別處退回時，她會不讓一人知道悄悄的重新來草擬出個刊物的計畫，事先並海軍學生也不知道，俟我到他們住處時，就交給我，且笑着低聲問我們，是不是可以從此着手。到那時節她的口氣也改變了些，她說「文章我不會作，作了你們能高興改改，那我就一定作。」在那計畫上她必定還寫上擔任校對，擔任發行，出版所需一切費用，則擔任寫信回湖南去請那小學校籌措。

但自辦刊物的用意，在我們只是想把寫成的文章直接交給讀者，

至於她，却不過因爲見到我們所受的苛刻與冷淡，有所不平方來籌劃這件事情。這種計畫通過後，家中一方面似乎也跟隨了幾次特別款項來，款寄到時或者正是需要錢的時節，或又發生了別的事情，對於刊物不能即刻著手，這些錢自然也就被一對青年夫婦花到其他方面去了。

當她說把文章寫成請求修改時，海軍學生毫不推辭也毫不謙遜，以爲「當然得改」。可是，到後來兩人皆在上海靠寫作爲生時，我所知道的，這是那海軍學生的小說，在發表以前，常常需那個女作家修正。在文字方面還沒有顯出這個作家的天才時，在批判上却先證明了她某種驚人的長處，業已超過了男子。什麼作品很好，好處在某一

點上，好中小小疏忽處又在某章某段，由她口中說出皆似乎比我們說的中肯。我們既然正在寫作，對於一切作品皆極容易墮入偏見裏去，對於本國的作品，容易從人的生熱愛憎上決定好惡，對於國外作品的標準，也容易以作風與譯者的愛憎決定好惡。故難得其平，也實爲事所當然。丁玲女士則因爲同人相熟較少，自己又不寫作，並且女人通性每一篇文章總那麼細心的看了又看，所看的書又那麼純，因此對於好壞批評，比起兩個男子來實在公正一些。不拘什麼成篇成本的小說，給她看過以後，請她說出點意見時，這意見必非常正確，決不含糊。這也就正是一個作家當他執筆以前所必需的一分長處，需要這分長處，能明白一個作品成立的原因，能明白文字的輕重，且能明白其

他事情，就爲了從別人作品方面知識的寬博，等到自己下筆時也穩重多了。

她一面因爲身體與性格，皆宜於靜，而情感則如火如荼，無可制止，混合兩面的矛盾，表現於文字時，就常常見得親切而溫柔。她還不著手寫她的在黑暗中時，的的確確就以長寫信著聞友朋間。她善寫平常問訊起居報告瑣事的信，同樣一句話，別人寫來平平常常，由她寫來似乎就動人些，得體些。同樣一件事，一個意見，別人寫來也許極其費事，極易含混，她可有本事把那事情意見弄得十分明白，十分親切。

她並沒有某種女子長於應酬的天才，可說不善交際。她不會同

生人談話，在熟人面前無所拘束時，則談鋒十分朗暢。她的談話同寫信一樣，要說什麼話時，就說出來，所說的多些時，不使人覺得煩瑣，所說的極少時，也使人領會得出那個意思。

在做人方面，她却不大像個女人，沒有年青女人的做作，也缺少年青女人的風情。她同人熟時，常常會使那相熟的人忘了她是一個女子，她自己彷彿也就願意這樣。她需要人家待她如待一個男子，她明白兩個男子相處的種種方便處，故她希望在朋友方面，全把她自己女性氣分收拾起來。

在香山那一陣，兩個年輕伴侶的生活，有些方面恰比儒林外史上的杜家夫婦還瀟灑些。天落過了雨，想起臥佛寺後面泉水那時節一定很好，就飯也不吃跑去會一會子泉水。聽我說看晚霞應到小團城較好，於是一吃過飯，天空中有霞時，就來回走四里路看晚霞。大家談到天快亮時流星特別可觀，兩人也常常半夜裏爬起，各披了衣走到院中棗樹下去看流星。

還有一次兩人上城去借錢，得錢時將近黃昏方能出城，因為月色很好，便沿了西郊大道走去。過了青龍橋後，其中一個忽然想起圓明園的殘廢宮殿，這時節一定非常可觀，一個人說及時，另一個就提議返回去看看。兩人到後當真便走到圓明園廢基裏，各處亂跑，也不管

蛇蝎狐鬼，也不問時間早遲，一直走到園中西洋樓頽牆亂瓦間，坐了約莫半個更次，方選路回山。

又另外有一次這兩個年輕人因在玉泉背後玩，傍晚時，想從小路回山，不知如何兩人皆走到軟泥田裏去了，轉動之間只覺得腳往下陷，一時不能脫離，兩人便站在那泥田中看了兩點多鐘藍空裏的星子，幸虧後來有個趕驢的人過身，方把他們援引出險。雖那麼吃了大虧，第二天兩人却說當時露重薄寒，在泥田中星光下聽遠處狗聲，情境極美，且以爲平生所看到的好星月，只有這晚上那麼一次。

總之他們把生活看得比世人似乎不同些，貧窮並不妨礙到他們的生活。他們從不辜負他們的興味與願望。他們認爲興之所至，皆值得

一作。他們一切皆得「盡興」。這種性情對於兩個年青人有了很多好處，養成此後各處旅行的習慣。身體旅行到過許多新鮮地方，感情也彷彿旅行似的到過許多新鮮地方。但在當時則見得有一點壞處，就是幾個熟人，各在俗累世故中過日子慣了的熟人，對於他們的性情散漫不檢處無法理解，對於他們的性格美麗放光處無法認識，慢慢的皆疏遠了。這種疏遠影響于海軍學生方面較多，雖正彷彿由於自願疏遠，但海軍學生則仍然有些寂寞。

海軍學生到得一個女人，却失去一羣朋友。到後來，所有新熟的朋友皆因丁玲而較親密，海軍學生的老友，則來往皆完全斷絕了。

丁玲女士也明白這件事，覺得有些難受處。這不止是那時幾個人

的友誼如此，便是此後兩人皆在上海衛堂房子小亭子間住下，寫小說過日子時，還依然有這些不舒服感覺，發生于作品取捨間。熟人皆感覺到丁玲可愛，却不很對海軍學生發生興味。雜誌上要文章時，常有人問丁玲要，却不向海軍學生要。兩人共同把文章寄到某處時，有時海軍學生的便被單獨退還。兩人共同把文稿板權售給某書店時，署海軍學生的名不成，署丁玲的名却又毫無困難的出版了。這類不愉快的事情，與其謂為發生於編輯者感情間，勿寧謂為發生于商人利益間。她明白這件事，她一提到就十分生氣。這些編輯其所以如此，就只為得她是個女人！就爲了這些原因，這個人把許多本來可以寫成的故事，半途中皆擱筆不再寫下去了。若果沒有這些原因，在一九二七

到一九三零之間，她的作品在數量方面，應當超過目前所有作品一倍。

爲時較後社會對於海軍學生的冷淡，也許因爲作品文字方面海軍學生實在有些不如丁玲女士處。至於當兩人住西山時，朋友對於兩人的愛憎，則似乎有些不可解處。據我看來也以爲海軍學生的熱情，雖培養了她的創作的種子，海軍學生的生活，又給了她後來創作的方便，但假若這女孩子若不是同海軍學生共同生活，也許她的成就還會更偉大一些！由於海軍學生褊持的熱情，拘束了她向這個世界作更寬廣的認識，由於海軍學生所讀的書籍以及那分生活觀念，皆限制了她的對於學問方面的博涉深入，由於海軍學生沒有多少朋友，把她在朋友

過從方面所能得到的種種益處也犧牲了。這一面成就了她的長處，也同時成就了她的弱點。當她習慣於海軍學生的愛情時，她就已經成爲一個不能習慣旁的有益於彼的生活，故海軍學生此後的死去，由我看來，她的悲劇不是同伴的死亡的悲慘，却實在是這個同伴死亡後，不知她如何去獨立生活。這是一個已習慣於這種男性偏持專制熱情的女子，一切興味與觀念皆被那男子在一份長長的共同生活歲月裏所征服了，此後誰去那麼哄她，侍候她，或生了點小氣的時節又去打她？她需要這些，一件皆不能缺少，但她還可以向什麼地方去找尋這些？她固然可以去革命，去到另一份更偉大些的生活裏找尋生活，但一個革命人物，就能夠不需要感情所習慣的環境嗎？別人如何我不清楚，就

丁玲看來，她的感情生活是需要在熟習環境中休息，方能把生命發展得完美無疵的。海軍學生一死，她便不能再過一天稍好的日子了。

兩人在香山住下時，雖說那麼同在貧窮裏支持，有時也正同別的青年伴侶一樣，互相愛悅之際，由於愛情，間或得成爲冤家對頭，有口的不知結吻，却來發誓賭咒，有眼睛的則只知流淚的。設或兩人爲了一點小事爭吵了幾句，其中一個負氣跑到我住處來了，或進了城，另一個又跑到我住處來告我時，我總就覺得從生理方面的特長，她征服了海軍學生，從另一方面弱點，則海軍學生處處正在征服這個女子。

她雖常在愛情中目眩神迷，却仍然缺少了些東西。她感情中要一

個同伴，來與她享受目前，計劃未來，溫習過去。海軍學生則似乎特別關心目前，對於未來不能有所打算，對於過去毫無興味可言。因為在那時節，她雖然同這個海軍學生住在一處，海軍學生能供給她的只是一個年青人的身體，却不能在此外還給她什麼好處。爲了發散這兩方面的感情，她對於一個能夠同她溫習過去商量未來的朋友，自然似乎就覺得待遇應當溫柔些，親切些。

這彷彿極不利於海軍學生，有些時節因這些事情刺激了海軍學生，海軍學生繃了眉毛裝作生病的事也一定有過。但過不久這孩子却聰明了一些。他看清楚了那圓臉女孩子，在另一方面，永遠皆不能夠引起像他那種煩亂的感情，同時且明白她需要朋友處只是談談閒話，

朋友則簡直常常忘了她是一個女子，海軍學生就放心多了，同時幾個
人友誼也顯得更好些了。

四

當時幾個人準備出版的小刊物，既常在各種想像方便中產生，自然也就得常在各種想像困難問題上天折。某一時節對於這個刊物十分熱心的丁玲女士，刊物引起她的傾心處，與其說是這個人爲了身爲作家的快樂，却不如說只是這個人對於未來生活的憧憬。一個人決不能永遠憑目前一切打發日子下去，目前即是很完美的，總不能不在「未來」與「過去」兩種世界裏，檢選出一些東西，方不至于被當前的習慣所疲倦。且爲了點綴當前的生活，也就正需要一點未來過去的理想

與回憶！兩個人那點過去生活，由于生活距離太遠，既不能使兩人共同徘徊得到快樂，故兩人得常把感情散步到「未來」世界裏去。爲了方便，未來的生活，兩人想得同許多傳記上的文人生活一樣，那是毫不爲奇的。

同時是目前兩人生活雖混合了熱情與瀟灑意味，但兩人的年齡，已並不完全是小孩子了。雖狂熱中對一切問題皆不大措意，比較冷靜時，慢慢的也會感到了愛情不儘是兩人親切無忤的在一塊吃喝接吻與擁抱，把生命消磨下去，還應當互相商量互相幫助一同來作點有意思有價值的事情，方不辜負這一個接連一個而來的日子，簡單說來，則此後兩人生活問題，也需要攷慮一下了。

兩人已感到要在社會裏做點事業，不管所做的是什麼事，總得有件事可以去做好。兩人皆有了「職務」與「責任」的欲望，不管推動這欲望的是物質還是虛榮，欲望却已生根長成了的。創作小說近于兩人可以攜手同時走去的一條大路，故兩人便常常凝睇于托爾斯泰，哥德……以及文學史上一切眩目臣人所達的高峯，且作成種種向那高峯努力的姿式與設計。

但當時正是「文學研究會」的莊嚴人生文學，被「創造社」的浪漫頹廢作品所壓倒，北京一隅的空氣，已開始被悠閒小紳士們所提倡的幽默趣味文學支配，南方革命尙局局于廣東，上海地方還無徵兆可言，一般現象皆轉入銷沉時節。兩人既住在山中，早晚所見到的，不

過是雨水，露珠，白白的日頭，閃爍的星子，以及沿了西山山脚縣延展開了無數灌木林，傍了灌木林一列一列小石屋裏皆住得是沒落窮困的旗人。所聽得的不過是虫聲，鳥聲，駱駝鈴鐸聲，驢鳴聲，母雞產卵聲。（兩人生活中雖常常絕糧，絕糧時便得兩人中之一個，用散步方法走進城去押當或告貸，然從這方面所受的刺激，在愛情上已得到了抵銷的機會，絕不能改易其人生觀。）事實上便是：兩人同真實普遍的人生，還依然隔得那麼疏遠。故兩人所打算所準備的將來生活，莫不以個人感情爲出發點，而缺少社會普遍出路的意識。要寫作，這寫作中心，是不能把牠從本身愛憎哀樂拉開，移植到廣大羣衆方面去的。

簡單說來，就是兩人那時節還只明白自己應當如何，方能把自己弄好，并不明白社會應當如何，方能把社會弄好。兩人只希望自己將來成就些什麼事業，并不希望將來能夠替社會做些什麼事業。兩人這種感情，不獨存在于一九二四左右，即到一九二七，從兩人生活嗜好上看看，也依然有種種痕跡可尋。兩人這種感情不獨影響及于當時的生活，還大影響于此後丁玲女士的寫作。看看「在黑暗中」書內各個不同篇章中，一貫表現的人物意志與興味，就可明白這個女作家哀樂所出以及愛憎所止的幅度。按一般經驗而言，當時展開在兩人面前的世界，并不過于狹窄，爲了愛，却把兩人感情觀念，皆弄得稍窄了。

至于這種感情觀念的形成，受新婚愛情拘束以外，似乎就應當是兩人書架上那幾本書了。在較前一節裏，說及這兩個人所有書籍時，我曾說過那里有三本特殊的書，一本爲「茶花女」，一本爲「人心」，一本爲「父與子」。我忘了提及一本某一時節爲丁玲女士所最稱道的書了。這是福祿培爾的馬丹波娃利，分量沉沉的一本書。她歡喜那個女人。她歡喜那個號稱出自最細心謹慎于文體組織與故事結構的法國作家筆下寫出的女人，那女人面影與靈魂，她彷彿皆十分熟習。她至少看過這本書十篇。不管本人由於異國知識的缺乏，對於本書有若干語句上的誤解，與若干描寫上無法理解，她却仍然從這本書中，以及

莫泊桑一本「人心」書中，學了許多。她跟那些書上的女人學會了自己分析自己的方法，也跟那些作書男人學會了描寫女人的方法。在她初期寫作成績上，加以檢察，如「在黑暗中」各篇章，文體的緻密，與每個篇章中人物的多情善懷處，任性處，憂鬱苦悶處，以及一個男子傍近身邊時節，如何應付那些男子處，若不能明白作者每個作品的背景，若不指出她與上述幾本書的關係，批評者惟用着冒險粗鹵的手段，從本書所表現的去胡亂推論她的爲人，可以說是毫無結果的努力。批評過她的作品，且儼然懷了好意去批評她作品的，如錢杏邨諸人，就莫不陷入那個錯誤中，既不明白那些作品中人物型範所自來，又不理解作者在何種時代何種環境裏產生她的作品，所知道的實際只

那麼少，所說的却又必然的那麼多，這種印象地得出若干論點，機械地說出若干意見，批評的意義，除了在那里侮辱作者以外，可以說毫無是處。關於她的任何批評，登在什麼刊物上，爲她所見到時，總常常皺了雙眉輕輕地說：

「活在中國許多事情皆算犯罪，但從無人以爲關於這種胡說八道的批評文章是罪過。故第一個作了，還有第二個照抄來重作。沒有可作了，還在小報上去造謠言增加材料。中國人好講道德，一個女人不穿襪子在街上走走，就有人在旁批評：『真不要臉』！爲什麼有些人把別人文章讀過一篇，就亂來猜一陣作者爲人如何，對於社會革命如何，對於婦女職業觀如何，胡扯那麼一大套，自己既不害羞，旁人也

不批評一句『真不要臉』？」

這個人在各方面皆見得十分厚道，對於文學批評者却一提及時總得皺眉。那原因不是批評者對於她作品的指摘，却常在批評者對於她作品荒謬的解釋。一切溢美之辭皆不脫俗氣的瞎湊，帶着從事商業競賣廣告意義的宣傳，她明白這點，加上她還留下了某一次被商人利用而增高其地位的不快印象，故在寫作上她日益出名，也日益感到寂寞。一九三零年左右，她有一次被一羣青年大學生請去某大學演講時，到了那里第一句話就說：

「各位歡喜讀我的文章，找我來談談，可不要因為我怎麼樣出名，因為我文章得到如何好評而起。請莫相信那些曲解作品侮辱作者

的批評文章。我的文章只是爲寬泛的人類而寫的，並不爲寄食于小資本家的刻薄商人方面的什麼批評家寫的。……」

一九三一年的夏天，她擬編北斗，寫信告我一切計劃，要我爲她向北方熟人找尋稿件時，信中還說：

「我們的批評，只能求諸廣大的羣衆，不在乎一二批評家。」

她歡喜出自各個觀點來自各方的批評，却對於所謂批評家的無識與愚笨極其厭惡。這是不是由于每個集子的售出，商人方面莫不給她留下一個不愉快的印象，以及一般編者對於海軍學生的作品淡漠，而影響到她的感情？在這一點上，我已難於尋究較正確的解答了。

關於這個人的創作種子，雖全得海軍學生的熱情，同着生活的閒

暇培養到，稍過數年，終于發生長成，作品印成後，顯然獲得了驚人的成就，使她在勝利中，不能不微笑向老朋友說：「這全是頻的成就，沒有海軍學生也就沒有這本書。」然她那創作的勇氣，當初數年是常常得在那個海軍學生的遭遇中餒去的。海軍學生雖勤于寫作，對於作品又認真不苟，所有作品在編輯與讀者間，似乎就永遠不會得到過所應得的注意。海軍學生作品的遭遇，雖會激動過丁玲女士，使她覺得非努力寫作不可，但那種原稿壁還的經驗，實在使她有更多機會，把一枝骨桿筆遠遠摔去，廢然而止。說到這件事情時，似乎還應當把日子移後五年或六年，因為這種情形不僅是一九二四，兩人在西山小小石屋裏住下，那個女作家還被我描寫着「每日早晚皆得蹲在廊

下用鬼頭刀劈柴，又用雙手抓煤球放入爐子」時節如此，直至一九二九，那海軍學生，尚依然得受書店編輯的刻薄。譬如兩人的書想賣去時，必署丁玲的名，方能賣去，兩人把文章送去同一地方發表時，海軍學生的則常常被退還。因此情形，丁玲女士却有若干業已行將完成的篇章，便在氣憤中撕去，行將寫出的，也不再能動手寫出，這些作品便永遠不能與讀者見面了。

海軍學生從書店編輯方面所得的寂寞，是那麼多，但同時對於他也並不是沒有益處。那分不公平的待遇，形成海軍學生另一時節對於社會已成習氣各方面，十分痛恨，且磨礪到這個褊持而又熱情的年青人，孕育了他反抗現狀的意志和勇氣。但對於丁玲女士，則除了使這

個女作家不敢動筆以外，另外還得了些希奇經驗。海軍學生寫作的失敗，較後一時使丁玲女士常常失去寫作的興味，毀去行將完成的作品，較先一時，則尚影響到她整個生活的目的。

因為海軍學生作品無出路，碰壁的經驗餒盡了這女作家試作的勇氣，丁玲女士一再在「家庭教師」與「私人書記」名分上，找尋過她的職業。兩人還在西山時，某一天，丁玲女士看完茶花女後，就似真非真向海軍學生說出個古怪意見。

「頻，你文章寫不成功了，我想獨自過上海演電影去。等到你寫成一本書，且有書店願意替你付印這本書時，我一定已經成明星了。」

海軍學生自然以爲這是一個笑話。丁玲女士想把這個意見弄得嚴重一點，却無其他辦法，使海軍學生認爲問題值得討論，故到後便小孩子似的，自言自語的說：

「你不相信嗎？我要你看將來的事實。」

海軍學生這時可說話了。

「你去呀！不礙事，有勇氣就去呀！」

但說過這些話後，海軍學生却很快樂的笑了。

這個問題並不完全結束在笑話裏。當時在西山，在東城公寓，兩個人雖常常把這類事情當成笑話說着，這女作家的意思，則似乎當真還以爲她成一個明星比成一個作家較有把握。人心，茶花女，馬丹波

娃利三本書中三個女性，正各自用一種動人的風韻，佔據到這個未來女作家感情全部。波娃利夫人對於生活的幻想，充滿了這個女作家的頭腦，幻想所止，就是那個茶花女瑪格俚脫的任性生活，愛情場面，以及特爲少女所動心的悲劇結局。再者，假若她自信并不如波娃利夫人那麼笨，人心一書中某夫人的機智却還可以學習，那麼，她是不是一還值得去那個廣大寬泛人海裏，找一份混雜了眼淚與笑樂的嶄新生活，冒險證明一下自己的命運？不管海軍學生如何永遠用幽默的微笑，否認到這種嘗試，總而言之，到了第二年。不必那海軍學生的鼓勵，也不需要其他方面「保可成功」的預期，這三本書中的三個人，幫助她寫作以前，却鼓勵她跑過上海，試在那新的企圖上作失敗的試

驗去了。

關於這次的經驗，她雖在一個作品中略略提到，却很少同旁的朋友提到。

六年後，「···作家聯盟」某次集會裏，加入了上海戲劇電影導演者···，這導演因久聞丁玲女士的大名，還不會作第一次的晤面，在會場的一角，經人介紹後，那導演不由得帶一點兒驚訝的神氣，輕輕的說：

「我好像見過你，在什麼地方？在……」

她明白他那句話的意思，便坦白的笑着：

「·先生，我們見過，一定的。也許是兩個人，一個是預備作演

員前來就教的……，一個便是現在的我！」

那導演本來疑心當真在什麼地方見到過她，因此一來反而迷惑了。便把圓圓的頭昂起，搓着兩隻大手，不知道怎麼樣猜這個謎。其實則這謎並不難猜，相信那過去的晤面，且相信她說的那也許是兩個人，原來不過是一個女孩子，就好了。

五

因為成明星的幻想，佔據了這個未來女作家的頭腦全部分，故當她到上海時，不止拜訪過導演……，還用同一熱忱，找尋過另一編劇家與導演家……。這個浪漫跳脫的藝術家，很有禮貌的引導她到各處參觀了一次，且用鄉親口吻，為她懇切說明「一個明星所必需的天分與忍耐」，又曾為她換過一套照她自己說來「做夢也不會穿上身」的華麗絲綢明星長袍，在攝影架前扮成人所習見又俗氣又輕佻的海上明星姿式，照了一個六寸單身相片。事約後兩年，丁玲女士在她的上海

寓中，說到她那點在記憶中永遠使人又愉快又憂鬱的經驗時，還不忘記同時摹仿鄉親藝術家。·的鄉親口吻，輕聲的罵上一句湖南人所常罵的野話，接着便說：

「那也是生活！有那麼多不同的人，成天在那里，裝妓女，扮小生，來去忙得成一把掃帚！」

她語氣中雖十分輕視當時的電影事業，却正從那方面，嚴肅的觸着了生活的實狀。

這作明星的一分經驗上，丁玲女士于她的在黑暗中一書裏，似乎曾借用了那點經驗，寫過一篇優美的故事。故事名爲「夢珂」，故事中說明了夢珂如何到了電影攝影場，見到了些如何意想不到的人物，

夢珂的希望在這種情形下是沒有了，計劃是失敗了。但當我們談着那分經驗，以及從經驗上所得的感想時，她却說在那方面她方「認識了生活」。她說的十分確實，因為這個人在她的各種旅行經驗上，各種短期寄居經驗上，公寓裏無目的的打發日子，當舖裏出出進進，爲了應書記考試所有的各樣笑話，所有經驗都彷彿只是自己本身的事情，經驗的積累，也不過使自己多認識些自己罷了。直到同一堆陌生的人，混在一個陌生的場所，點起名來這裏有得是大學教授，大學生，由文明戲班改業的丑角，逛馬路的癩三，小家碧玉的候補明星，錢店出身的胖老爺，……爲了編排一齣新戲，各人莫不在所應作的角色身分中，把性格誇張的放大，儘攝影器收入鏡頭中去，完事散場時，

督軍便伴着阿三胡鬧，老鴇又與大學生拌嘴。一個攝影場同時也就不啻一個縮小的社會。她雖還只算是一個旁觀者，却正從旁觀者地位上，學習認識了社會上各種類型的面目，以及互相的關係。身分的孤立，增加了她對於別一種人行爲舉措的注意。明星公司並不能使這個女作家成爲銀幕之星，却教給她上了一課有意義的人生課目。她在那裏得到了客觀體念社會……各個分子的機會。她走近了這種事業的邊緣，雖不能深入那種生活，短短期間中，當真已可謂不虛此行，學得了許多此後必須明白的東西了。

當丁玲女士同我說到這份經驗時，海軍學生則在這種失敗的生活計劃上，嘗作微帶嘲諷的敘述。因爲他始終皆不相信上海方面那種生

活有她的分，始終皆認爲丁玲女士的打算，只是近于鄉下人與小孩子的打算。因此一到事實代爲證明了她非放棄了作明星的希望不可，放棄那方面也就正是還有一種更光榮更重要的事業等待她去開發時，海軍學生可不願意放棄那點當着老友調謔新婦的權利了。海軍學生歡喜複述過去一時兩人的一段對話！

「頻，你的文章又退回了，習氣那麼壞，我們有什麼希望可以把這些勢利編輯的頸頸扭轉來？希望他們自己的頸頸扭轉既不可能，不如自己來辦罷。」

「自己能辦當然好得很。可是從什麼地方得錢？你爸爸若不送人那匹白馬，現在一定就有辦法了。」

「你答應儘我說出我的意見，且讓我去試驗一下，我們就準可有錢出週刊了。」

「你的意見就是做明星。你不要說辦週刊去做明星，只說想冒險去試試那分生活好了。」

「我真想試試。我有把握，只要導演的不是瞎子，我有把握可以從那方面得到我們所希望的一切。」

男的這時自然就說：「你所有的不是把握，只是勇氣。」

「有了勇氣就可證明我一個人跑去決不至于吃虧。一分成功原就需要一分勇氣。」

男的不說什麼，只是微笑，女的便接着說下去；

「你同從文做詩寫小說，儘那些作編輯的刻薄你們虛待你們。我可受不了這種侮辱，我看不起那些東西，我要去演戲。各自做各人的事業，到明年後，你的詩或者還因為是送給我的，方有編輯來看，方有讀者歡迎！」

「你若相信你自己的勇氣，能跑進上海·公司會見那裏的經理，或那裏的導演，你就去你的。」

「那麼我們說好了，你也得有勇氣，不把我半途拉回，也不要妒嫉我的出名！」

時間過去了。一切人事的安排皆在時間中改變了。

海軍學生翻開桌上的一本相片保存冊時，就說：

「•，爲什麼你把••替你拍那張明星式的相片撕碎？你爲什麼不留下來，讓牠幫助我們在回憶中年輕些？你現在只想正正經經老老實實來寫幾個好故事，但你過去一時，實在以爲自己應當成個明星，你應當留下一點點能夠幫助你思索一下你活下來同這個世界所發生的關係的東西，現在你却只剩下一個留在眼角嘴邊的微笑了。」

「可是年青時一分胡塗打算，一分經驗，雖不能從那張相片上把我帶回「過去」，頻，你的幽默倒明明朗朗，永遠是現樣子！」

海軍學生的爲人，是在微笑裏雖不缺少幽默，在言語裏却不容易找尋所謂幽默本質的。就在這種故事敘述上，有時說得比我所記下的或稍粗一點時，便得丁玲女士把頭搖着，連聲喊着：「頻，頻，不要

說怪話，再說我就生氣了！」海軍學生方另尋題目，同朋友談其他故事。

說到這些事情時，已在幾人同住上海的時節，故我想把時間仍然帶回去幾年。因為關於兩人第一次過上海，固然就試驗了那作明星的計劃，第二次過上海，以及因那次過上海，方如何建設了她自己的事業與命運。但還有些瑣事，發生於這兩年中，在這裡我並未提到，在記胡也頻一書裏，當時也不提到。很顯然的，這個人的事業與命運，却又與多數小小事情具有因果關係，正如這個人的作品一樣，不明白她生活環境，與當時讀某幾本書的影響，就無法理解她的藝術，與作品中理智觀念形成的因緣。不明白她生活上發展的秩序，對於此後她

的創作生活也就無法說明的。

他們在北京從山上遷入城中，爲得是城中有個公寓，主人那麼有趣，對於從事文學創作的青年人，又那麼發生興味，故兩人既不能長住西山，自然沒有什麼理由，反對朋友的提議，不把行李遷入這個公寓了！到了新的住處後，丁玲女士一面還想創作，一面眼看到在補習學校同住的曹女士與錢女士，一個已考入了北大，一個已考入了師大，自己却只是那麼把生活擱在夢裏，把希望寫在水上，未免有些不安。兩人一下山，買菜的不必上街買菜，做飯的也不必兩手抓取煤球或向井邊提水擦洗碗盞了，閒暇更多了些，兩人便過北大去聽了些隨意課。雖所上的課不到三五次，但另外在公寓中，却實在讀了不少書

籍。丁玲女士自己既生成一個充滿生活幻想的頭腦，實際生活又那麼窄，因此每一本書每一個作品，尤其是那些翻譯作品，莫不成爲這個女作家精神方面的營養物。書讀多一些，感情寬了一些，對於人事與文學見解也更深沉了些，因此朋友方面，皆對於她得到極好的印象。朋友多在北京號稱「作家」的大學生，每當暢談一切時，辭令與觀念，在這個女作家面前，皆見得很平凡很小氣。從這種談話中了玲女士的所得感想，只應當是：「這全是一羣無多希望的人物。」假若因此還增加了她一分驕氣，這驕氣對於她是有用的，不可少的。某種人有了驕氣，只給他自已事業發展上加上一個限制，但這個人却正需要那點對於一般男子理性平凡行動誇張而引起憎惡與輕視的驕氣，方能

認識自己的工作 and 責任。因之，當她能執筆寫作時，便產生了在黑暗中，韋護，水，母親，諸作，自覺應當放下她那枝筆，去接受一點更嚴肅的教育時，便毫不遲疑，毫不矜張，走入了廣大勞苦羣衆的集團裏，在紡紗廠中，捲烟廠中，橡膠鞋廠中以及其他處所，沉默無言的作了一個工人，在極其自然的情形裏，去同那些作工女人共同生活，認識那些工人的外表與靈魂，且幫助那些工人得到生存者必備的爭鬥知識。她老早已看出了一個男子有了點聰明與世故時，就如何不適宜於社會較遠理想作犧牲，也就如何不像個有希望的男子，有勇氣忠於理想能爲理想出力的人那麼少，故後來寫作生活與革命生活成爲他自己一分責任時，便越覺得「勇氣悍然」，是現代人所不可少的一分技

能了。不過，在當時，這女孩子那分驕氣，是隱密的，不形容于顏貌間，從不曾爲一般常相過從的人所感覺得到的。

朋友們所得於丁玲女士的好印象，實不在她那女性意味方面。她能給朋友的是親切洒脫。她既不習慣使用脂粉，也缺少女性那分傲作。她待人只是那麼不可形容的爽直，故朋友相熟略久，就似乎極容易忘掉了她是個女人。

然從另外一方面說來，則凡屬于一個女子某種美德，她却毫無缺處。她爽直並不粗暴。她無時髦女人的風韻，也可以說她已無時間去裝模作樣的學習那種女性風韻。她容易使熟人忘掉她是個女人，不過因爲她沒有一般二九年華女人那分浮於眼眉形諸動止輕佻風情罷了。

認識她靈魂美麗天分卓絕的，只是很少幾個朋友，一般人對於她的美麗處與長處的認識，則必需數年後從她作品上方能發現的。

兩人遷至東城後，當時的青年作家……等，皆常常與他們往來，來時不是共同在北河沿髒溝旁散步，便是在公寓中小白爐邊吃小鐵鍋煮就的爛飯。這些人莫不較之海軍學生著名于時，事實上則一段短短的時間中，就證明了這些皆無使人特別注意的聰穎與學殖。這些朋友來到時，海軍學生與任何人皆作過激烈冗長的辯論，暢談各方面的感想。丁玲女士則常常在這種辯論中微笑着，注意朋友中被海軍學生談鋒挫敗的臉色。這些朋友或說到某報正預備印行什麼週刊，某報紙某人，已接洽了一個副刊，這朋友走後，一對年青人總若

有會心似的默然微笑，最先開口的必是丁玲女士。對於這些消息受刺激最大的，不是海軍學生，不是我，却常常是還不曾執筆作文的她。

她總慨乎其言的說：

「類，這些人要辦什麼，天生就有那種好運氣，一下子可弄好了。」

那海軍學生還記着先一時某朋友的話，便只會說：

「休，休，（他叫我）我們趕快也去問問，不要他們的稿費也行罷。我們寫一個信去問問，還是親自去問問？你說。」

我有什麼可說？我只能爲他那急于自見尋覓途徑的勇氣而微笑。我的意思只以爲「我們假若對於事業還有一種信仰，就不必爲別

人眼前一點點成就紅眼。縱各方面毫無出路，也不妨仍在然沉默中支持。若只顧同身邊幾個人計算得失，那我們未免太小氣了。」

我記憶大約也稍好一些，爲了使海軍學生沉靜點，且常常在回答海軍學生意見中就指出一些當前成功不足計較的事實。并認爲我們必然得在某種陋遇中過些日子。若不記着這些當然失敗處，只亟亟於尋覓出路，則結果又是碰壁。因爲當時的北京報紙，事實上凡可以印行副刊的，我們皆似乎已直接間接問過了，我們只希望每星期能佔有什麼報紙篇幅一角，爲他們白盡義務編個副刊，結果還是無一處接洽得成功。各個報紙皆似乎隨時可多添一個週刊，但輪到我們時，則地位已滿，再抽不出空處了。

我照例不會因作品缺少出路，便改變工作的目的，海軍學生則照例不會因過去的失敗，餒去尋覓出路的勇氣。他認為機會來時，總仍然伏在書桌邊，即刻捏了筆，颯颯的為編輯為朋友寫起信來。

丁玲女士同我意見常常相近，一見海軍學生那副神氣，就要說：「頻，得了！你們不是文學團體中人，你們文章人家還不登載，何苦來又去做這種可笑的事情？」

海軍學生自然還得把信寫下去，三人中只有他不覺得這件事情可笑。信寫成時，他還担心丁玲女士會撕去，便遠遠的站在房中角隅裏，一面搖手制止丁玲女士近前，一面把信攤開，念信中的文字給我們聽。

「……先生，我們這裏有幾個年青人，想在貴報辦一個文學周刊，範圍包括了……」

這種信既提到幾個人，當然就應署我同海軍學生的名，我雖明白那不會有什麼結果，總仍然得簽個名，儘海軍學生把信付郵。丁玲女士雖明白那封信投去等于白寄，也仍然常常陪了這個急性勇敢的海軍學生，從北河沿向北，走到北京大學第一院門前，眼看到海軍學生親手把那封可笑的信塞進郵筒後，再相伴回家，等候報館的消息。

我們皆知道所接洽的刊物不能成功，我們却從不放棄那點向人接洽的機會，現在回想起來，這點回憶是常常弄得人十分憂鬱的。爲了這些胡塗冒失的經驗，我們學習明白了許多問題。那兩人皆因此明白

了社會歷史相沿習氣所染一切制度的荒謬，要糾正牠，改革牠，走上了自己應走的大道。且在行爲上還缺少了些機警，一下子小小疏忽，就掉到目前的深坑中去了。我則對於人事儼然明白了更多，終日爲一些記憶現象所圍困，變成更固持于一己工作，不問世俗成敗，同一般所謂時代興味取分離樣子，簡直是一個又迂又腐的人了。

六

當兩人在西山無法支持下去，遷入北河沿一個公寓裏時，原爲了先從朋友方面，就早知道那公寓中有個明理知趣主人的。這主人風度同性情，使人一想起來便覺得混合了快樂與憂愁，從他那份性格上，總彷彿可以接觸了些又荒唐又微妙的人生。

這公寓主人做得是市僧行業，對於賬目却似乎無多大興味，他所歡喜的只是同人來談李白，杜甫，擺命，雪萊。他並不懂詩，對於詩人却古怪的十分同情。他從早年天死的劉夢葦君方面，聽說過這個世

界中若干詩人文人的事蹟後，便把自己變成一個滿有意思的人物了。他明白住在他公寓中，正有若干詩人與若干文人，總想方設法同這些作家接近。不拘什麼時節，遇着本地某種報紙副張上，登載有某房客一首詩一篇小說，爲他所發現時，就趕快拿了這份新聞，向各個房客去報告，（他與人提及這件事情時，永遠用得是一副裝模作樣的神情，而且細聲細氣。）他不單向熟客報告，也歡喜向生客宣傳。從這種行動上他所能得的快樂，似乎常比某一時得到什麼客人一月租金還滿足。

他總裝模作樣的站到客人的房門邊，說了幾句「您下堂了！」「今天好」，「朋友不來」！這一類閒話，到後才把預藏在身背後業已

摺得妥貼的報紙，遞給這個客人，於是輕輕的說：

「先生，您瞧，您瞧，這是咱們院子裏·號·先生作的，這是一首詩，寫北河沿兒大樹，白狗，寫公寓中抽苗的荻菰，天空中帶哨的白鴿，廚房中大師傅油膩膩的肥肚，七個韻腳，多美的詩！」

客人或不明白他意思所在，他就重復解釋這是什麼，爲誰寫的，寫詩的人又住在公寓中有了多少日子。客人或聽明白了，把詩看過後對於他熱心處感到興味，微帶諧趣的回問：

「掌櫃的，你懂詩嗎？」

那時這掌櫃的，方記起了面前說話的一個，既不是詩人，又不是文人，且認爲這住客不能理解他是一個如何對於詩人文人愛護的主

人，稍稍感到失望了，他便裝作十分謙虛，謙虛中却蘊藏了一分自得的神氣，向那客人說着下面的話語：

「我做生意的懂什麼詩！·先生，您同··號先生不常談過嗎？同·號的先生不成天一塊兒上課嗎？他們無事也常常同我談些讀書人談到的事情。我是個生意人，不上過學，認字也不多。（他笑。）『十九世紀的浪漫派走入頹廢道路』。（他隨便插入那麼一句話後又自得的微笑。）·先生說丁尼生也住過像咱們這種公寓，多古怪呀！（他爲了提出丁尼生名字，又不由得微笑。）沒事時您先生請賞個臉兒，過櫃房坐坐，喝杯茶，談談天。……」

他一面說着這些話時一面總是微笑，因爲有多少說不出口的話，

無機會來說，皆只好融解在那種微笑裏！

他的話也許說得比我所記載的更文雅些，把這個對於他缺少敬意的客人即刻請過櫃房去，或者稍過一時，又想出別的方法，拉客人過櫃房去。到了那里，大學生一看，牆頭上這邊是隱士裝扮曳杖而行的陶淵明，那邊是小生裝扮負手覓句的李長吉，近窗邊又有個海盜神氣的五彩擺論照片，大炕頭則牧師模樣的人物除了但丁還有誰那麼瘦？……於是攔賬簿的小桌上，發現了小說月報與其他文學雜誌，大炕頭發現了新潮雜誌，這主人那個微笑的臉子，也擺在帶了驚訝眼光的客人面前。這客人如果稍稍細心一些，將更加覺得希奇，便是那些雜誌封面雖那麼舊了，却依然十分整齊乾淨，而且封面一角，還帶有大

學生所熟習的青年詩人名字題在上面，這客人會想着：

「這掌櫃的真看不出，原來還是個斯文人呀！」

他不必客人那麼說，就可以從客人驚訝神氣中搜索出那兩句話的意思，他便微笑着，帶着撫慰意味，把話繼續說下去。

「•先生，您請坐呀！這地方太髒，不成個樣子。•先生，您坐坐，我們談談！」

談些什麼呢？自然就是詩呀文呀的一大篇。他能夠複述從旁人所聽來的一切文學掌故與新穎名詞。他並不看過多少書，却明白許多文人的籍貫生活。他不單明白本國過去現在的文豪著作名稱與其他種種，外國過去現在的著作家也似乎十分熟習。

……這些那些他全知道他們的根柢，他就愛那一點兒。他服侍你，同你要好，儘你欠賬，又並沒有何等野心。他別無所求，爲得只是要你把他看同一類。他的行爲是不樂意成爲市僧的努力。這樣一來大家當真也好像把他看得不同了。因爲住處有一部分是未來的文人，對於這一部分人，這掌櫃也似乎多需要一些忍耐了。應當向什麼人要一點錢時，走到那個人的房中去，坐下來，還不說話，這一方也明白來的意思是什麼了，却不必提近來苦況，用爲搪塞索欠的開口，不妨儘同他談着古今中外文學家的陋遇，以及在如何情形中又如何遇着一個賢主人，（爲了湊巧的原因，再說一點更合題的話也不妨，）到後，這掌櫃的會從古來世界上

的事情，推想到目前的事情，不單是不願意啓齒窘了住客，并且在開晚飯時節，還一定不會忘記特別把飯菜開得豐富一些。……

上面所摘引的，是我在記胡也頻一書上爲這個公寓主人所作的剪影。海軍學生夫婦兩人，當時使得過那主人的種種感懃，支持過若干日月，且在記憶中保留了一個又覺得感激又覺得好笑的印象。

丁玲女士被人當成作家一般尊敬，大約也從這公寓主人爲始。因爲她還沒有開始執筆以前，就早得到這主人善意的待遇了。

海軍學生靠寫作爲生，在壞習氣下既毫無出路，日子過去了，每個過去的日子，皆帶去了些未來生活的勇氣，另一遠方却有年近六十的小學校長，常常來信告給他們，外邊不易支持，還可以回到她身邊去，故公寓中的好主人，以及北京城秋天來的乾淨空氣皆留不着他們，恰好那時節兩人在公寓方面又有了些小小故事，因此丁玲女士就離開北京回了湖南，過不久，海軍學生也跟着走了。

回湖南後海軍學生便開始寫詩，所寫的詩不外乎兩人隨了每個日子而來的和洽無忤的友誼，使那個偏執熱情的年青男子，從女子方面所得到的眼睛，鼻子，兩條臂膊，一張口，或別的什麼印象，處處驚訝出神，又在小小分離上與小小衝突上，讓那些事成爲習慣的各樣嗜

好，折磨到心靈同身體，故寫出的詩，形式同意境方面，皆離奇少見，且充滿了狂熱的感情。

兩人回到湖南住了一陣，丁玲從母親方面得了些錢，第二次預備出門時，大約北京還有些痛苦的記憶，故兩人並不預備過北京，最先只在長沙住下。長沙覺得不好，兩人搬往武昌。武昌又覺得不好，兩人再過上海。上海地方那麼大，住下來自然很合式了，又因為那地方耗費太多，所帶的錢極其有限，演電影作明星的計劃，則一臨實地却已證明了完全是個夢想，在北方，海軍學生正慢慢的把他的作品找到了出路，若機會不太壞，大約已可每月得到二十元左右的稿費，兩人且記著北京公寓中欠賬的權利，雖明明白白知道北京方面一些看來使

他們不愉快的臉子，到北京時還有機會見到，可是他們依然又過北方了。

到北京後他們就住在西城槐樹胡同，丁玲的希望只是一個月約十五六元的書記位置，各處設法皆難如願。似乎爲了避開舊有熟人，故特意找尋了那麼一個偏僻住處。住處既極濕闊，生活又沉悶無聊，故兩人皆萎悴了許多。那時爲了省錢，丁玲女士又把燒火煮飯的職務消磨日子，朋友來時，又有機會可以見到她在屋外廊簷下劈柴了。

兩個月後，兩人第二次遷入了北河沿某公寓，建議的爲劉夢葦。幾人眼看到他們重來，北方新起出版業的興旺情形，皆覺得有盡力把自己加入這事業的必要，恰恰大家友誼又好了，於是便有人提議如何

來辦個刊物，成立個社，這社從「未名社」得到暗示，便取名「無須社」。社名含義既極其幽默，加入份子也不從任何方式定下標準，故這社實在也不成個什麼東西。使這個團體成立的爲丁玲女士，她因爲無作品就始終不承認是社員。我雖有一本書擬定作無須社叢書之一，我就從不參加他們的討論，也全不明白這個團體究竟有幾個人，選定由誰負責接頭，且預備做些什麼事。

日子過去一大堆後，南方的革命軍從湘南北伐，軍事方面進展得異常迅速，武漢解決後成爲軍事政治的中心，我們的熟人皆走到南方做事去了。我們的熟人，從北方到南方後，都覺得南方一切皆顯得極有生氣，便是寫作小說，也認爲非到武漢玩玩不可了，因此常有信來

問我們，是不是想作事，若想作事，一到武漢總有辦法。當時我們都沒有離開北京的意思，認為不必離開北京，理由又簡單又切實的是丁玲女士。我們幾個人商量看是不是過武昌時，她意思只是：「若想做官，可過武昌，若想做文章，不應當過武昌」。她那時雖蘊釀了勸筆的慾望，却並不寫出一個短篇。她不過因為海軍學生生活的基礎剛剛穩定，不願意他又放下這分事業，另作計畫罷了。那時節海軍學生從晨報館與其他方面，每月已可得到二十來塊錢，兩人就靠這個收入應付一切。

他們有了點錢，只想得到一個較好的住處，所以每天無事就過各處去看住處。兩人住過銀閣，住過孟家大院，住過中老胡同，最後才

遷入北河沿的漢花園公寓樓上第十號。

在那公寓樓上他們大約住了將近一年，那時的生活雖彷彿不很窘迫了，由於支出方面不甚得體，兩方總仍然常常顯得極其狼狽。冬天來時，房中雖有煤爐，却無煤塊，客人來時，就得女主人用舊書舊報作為取暖的燃料。報紙完事後，外面寒氣十分逼人，室內無法工作，兩人就坐在床上看書。

房租到期無法應付時，兩人便常常不在家中，各處亂跑。在家為掌櫃的見及時，便裝作出門借錢的樣子，用圍巾緊緊的裹了身體，出門向北或向南踏雪散步，直到夜深方敢回轉住處。

兩人在北京住下來，總像等候什麼似的。等什麼？兩人似乎也不

明白的。但當真等着，就是等着丁玲女士寫作的機會。

過分的閒暇使她變成一個沈靜的人，由於凝靜看到百樣人生，看到人事中美惡最細緻部分，領會出人事哀樂最微小部分，海軍學生長時期相伴的一分生活，培養到她的感情，心靈與智慧已成熟到透明如水。她等着寫作的機會，「成功」與「榮譽」却同樣又在等她！

她於是開始寫了「在黑暗中」以次諸篇章。對於這個新作家的寫作，給了最大鼓勵的，實爲那時小說月報的負責者葉聖陶。小說月報用了她的文章，且隨即就寄給了一筆出乎兩人意料以外的報酬。得到這筆稿費後，兩人真不知道怎麼辦。作品刊載後，就證明了編者的見識，超人一等，對於這無名作家作品的採用，並不見得錯誤。小說月

報一萬餘固定讀者方面，皆希望明白作者是誰，其中一定還有與作者平時常相過從的人。與他們相熟的人，決想不到那麼一個樸素圓臉女孩子，寫得出這種感情強調色澤鮮明的作品。丁玲是誰？假若是一個女子，這女子又是誰？真是一個希奇的謎。很覺得有趣，也很可以明白一般人的意見簡陋，想及時永遠令人覺得有點難受處，便是某一些熟人，直到很明白地告給這種作品是誰寫作時，他們還表示出未能相信的神氣！

文章既有了出路，兩人的生活，自然也有了新的設計。兩人皆覺得應當多念些書，且當真感覺到非念書不可了。想學好了日文，以爲將來稿費能每月固定得到若干數目時，兩人或可以同時過日本去，便

從朋友中商量如何補習日文的方法。

那時節，朋友中學日文的無一人，朋友的朋友，却有一個據說已經能夠用日文譯出書的·君。但當時想把這人請來談談，與·君相熟的朋友又恰恰離開了北京，無人可以代為介紹，也就罷了。

我則恰如在另一本書所記，因中國的南方革命已進展到了南京，出版物的盈虛消息已顯然有由北而南的趨勢，北京城的好天氣同公寓中的好規矩，都不能使我們承認老就在這個磚頭壘就的大城中為得計。並且在上海一方面，則正是一些新書業發軔的時節，小說月報因為編輯部方面負責者換了一人，作品取舍的標準不同了一些，在北平漢園公寓寫成的柏子等作，已經給了我一個登載的機會，另一登載我

作品的現代評論，編輯部又已遷過上海，北新書局與新月書店皆爲我印行了一本新書，我覺得我在上海卽或不能生活得比北京從容些，至少在上海也當比在北方活得有意思些，故我不能儘在北京住作過日本留學的空想，就從海道把一點簡單行李同一個不甚結實的身體，搬移過了上海，在法租界善鐘路一個朋友代爲租妥的亭子間住下，開始了我上海的新生活。再過了兩月，他們兩人又用另外一種理由，也居然到上海來了。

七

兩人雖在上海住過，這次來上海既不預備久住，故一來就暫且住在我那地方。那時節我住處已經從亭子間改爲正樓大房，房中除去一桌一椅一木床外，別無他物。兩人因此把被蓋攤開，就住在我房中樓板上。

兩人平時雖極親密，年青人的個性既強，意見或有不小小衝突時，抖氣吵鬧，大凡青年愛侶不可免的一分任性處，自然也可以在兩人生活中存在。設遇一個作出「什麼皆不需要」一個作出「要走你即

刻就走」的神氣，把局面完全弄僵時，我若在場總極力轉圓，希望他們各人節制自己一會兒，直到毫無辦法時，我就堵住房門，不讓那個要走的能走，也就是省得另外一個另一時節各處坐了汽車去找尋。同時我從他們一刻大吵大鬧一刻和好異常的生活上，且明白了少年夫妻自然最容易發生這些事情。我把這事情稱作「感情的散步」就是感情離開固有生活的意思。我一面勸解，一面必在心中打算：「我若是懂事明理的人，我會看得出這是用不着救濟的事。一分凝固生活有時使人厭倦了，一點點新的發現照例就常常使人眩目。然而這眩目決不是很久的事，一時的幻覺必不至於使人永遠胡塗。同時，這過失若不過是由於過分熱情而成的多疑與多嫉？則只需要一分稍長的時間，一

切誤會就弄明白了。」我先就算定兩人一切誤會的理由，決不出那於個海軍學生的褊持熱情疑嫉以外。故一面勸他們，請求任何一個節制一下自己的感情，一面且明明白白的告給他們，我的意見不是担心他們分離，却實在只是担心過一會兒海軍學生沒有車錢各處去找她。在過去這種事情却既常由於兩人疑嫉而起，皆近想像的問題。這次到了上海後，第一天兩人就都帶着意見相左的神情。

情形真糟，兩人還只住在我那兒一夜，第二早上就爲了一點點小事鬧翻了。我原在他們身邊，視聽所及皆迷迷胡胡難於索解。到時有眼睛的不去注意對面的臉色，只知肆無忌諱的流淚，有口的也失去了情人們正當的用途，只知罵人賭咒，凡是青年男女在一塊時，使情侶

成爲冤家以後，用得著的那一份，兩人皆毫無節制的應用了。我那時真又急又愁，不明白應當如何幫他們一點忙，做一點於他們兩人有益的事情。

我先前還不明白兩人爭吵的主題何在。後來才明白當真有了那麼一個人，憑了一種希奇的機會，居然把一種帶着鄉巴老的樸實有餘技，巧不足的爱情，穿插到了兩人生活中間。吵鬧時節——

男的說：「我知道你不愛我，已愛了別人。」

女的就說：「你不愛我你才那麼不信任我。」

男的又說：「我就因爲太信任你，你就去會他。」

女的又說：「你那麼多疑自私，還說在愛我！」

男的又說：「我信任你，你就成天到他住處去……」

女的又說：「我到他那兒去，你不是明知道爲了什麼事情嗎？」話說得再重一點時，於是女的就把大衣脫去，把皮夾中所有的貨幣倒出，一面哭泣一面十分傷心的說：

「頻，頻，你莫說了，你瞧，我一個錢不要，空着這兩隻手，我自己走了，你不必再找我！」

男的也彷彿有理由十分生氣，接着就說：

「好，美美，你走你的，我知道你離開我就到什麼人的身邊。」女的氣得臉色發青，一面開門答着：

「是的，我就是去他那里。我愛他，我討厭你。」

「我早知道你是……」

「那你爲什麼像瘋子一樣追我趕我？」

男的見女的儘哭，儘把我送她那副美麗羊毛手套用牙齒咬得破碎不成樣子，又見我守在門邊，女的並不出門，就十分生氣的說：

「你要走你走你的我不留你！」

女的自然就極力推我，想攫取我衣袋中的鑰匙，見我不讓她走，就說：

「從文，你這是怎麼？你讓我走！我絕對不再留在這個房中！你不許我走，我就生你的氣！」

那男的於是也說：

「休，休，你儘她走，她有她的去處！」

我讓她走我纔真是傻子！因為我已經有過了很好的經驗，這一個抖氣走了，另外一個等一會兒還是得坐了車輛各處去找尋，把熟人處，公園，影戲場，無處不找到。我還得奉陪來作這種可笑的事情。當天找不着時，我又得用一切話語來哄着這一個，且爲那一個担着心。日光下頭的事全是舊事，這一次自然還同上一次差不多，上海地方那麼寬，要我放走了這個，又去陪那一個向各處做捉迷藏的玩意兒，一面還時時刻刻捏着一把汗，以爲一個假若因爲嘔氣跳水服毒，一個就會用小洋刀抹頸子自殺，簡直是一種無理取鬧小孩子的行逕，這種行逕也真夠麻煩人！

女的既不能走，男的後來便又想走了。這海軍學生雖然體力比我好些，但到了這些時節，自然不會把我屈服得下，我決不能把手中鎗匙儘他搶走。

於是三個人支持下來，兩人皆如莎士比亞戲劇中名角的風度，用極深刻精粹的語言，互相爭辯同詰難，我則靜靜的倚定在房門邊，看這充滿了悲劇與喜劇意味的事件自然發展。

當兩人提到一個橫耿在生生活中間人時，經過兩人的陳述，我才明白這件事對於我們數月以前在北京無意中談及的生活計畫，大有關係。

原來三人還在北京漢花園公寓住下時，各人文章都有了出路，都

以爲憑了稿費收入，將來就可以過日本去讀書。這種好夢是三個人睜着眼睛同做的。因爲想過日本，就提到學日本文，因爲應學日本文，就想到教日本文的人。朋友的朋友，既可教日文，我們就先假定這是我們的先生了。有了這點因緣，我過上海後，另外一個朋友却居然把那個學習日文的·先生找來了。

自然的，這先生上課一禮拜後，兩人之間便皆明白了這種學習有了錯誤，她並不適宜於跟這個人學習日文，他却業已起始跟她在學習愛情了。

最糟的事便是引起問題的女人，不祇是個性情洒脫的湖南女子，同時還是個熟讀法國作品的新進女作家，她的年紀已經有了二十四歲

或二十五歲，對於「肉體與情魔」的電影印象則正時常向友朋提到。來到面前的不是一個英雋挺拔騎士風度的青年，却只是一個像貌平常，性格沉靜，有苦學生模樣的人物，這種人物的愛情，一方面見得「不足注意」，一方面也就見得「無害於事」。因此，倘若機會使這樣兩個人單獨在一處，男的用着老老實實的，也儼然就如一般人所謂鄉巴老的神氣，來告給女的一切敬慕以及因此所感到的種種煩亂時，請想想，那個熟讀「人心」等書的女子，她將如平常自以為極其真靜的婦人那樣，認這種事情為一種罪惡，嚴厲的申斥男子一番，還是懂事合理一點，想出一種辦法來鎮靜一下那顆鄉下人煩亂的心？並且她已明白她應當怎麼辦合理一點，也許還稍稍帶了好奇意味，想更發現一點

點分內所許可她發現的東西，就不再注意海軍學生的感情，海軍學生又看出了這件事情，只由於自己的年齡與性情還不能作一個「紳士」，那麼，此後將作成什麼結果？

事情就恰恰如此，問題也並不很稀奇，全因為各人皆太年青了一些，皆有感情，却不知道如何節制自己的感情，皆需要理智，理智到了這時節，却逃避到遠處，或為偏見與熱情蒙蔽了，故兩人雖從北京到了上海，那些糾紛却仍然不能脫身。爲了逃避這種糾紛，兩人還想同過杭州，從後來所得證明，則這種逃避，也依然全告失敗。

從兩人問題上看來，我當時的意見，就只是希望海軍學生學得「老成」一點。只要他老成一點，這事情就容易處置了。

海軍學生在當時最缺少的就是理性，若我不見過他那次對於丁玲女士的行爲，我還不能相信一個男性在這方面缺少理性時節，靈魂粗暴能到什麼樣子。同時我却在這方面，另外又多增加了一分知識，便是一個女性固常常需要柔情，但柔性在某一時節，失去牠的用處時，非常的粗暴，又似乎更容易征服她的一切。

兩人在言語方面質問與責難，海軍學生完全失敗時，就沉默無言，臉上現出悻悻神氣，走過丁玲身邊去，用腕臂力量挾持到她，或用拳頭威嚇到她，我雖然一面勸解一面警告他：「小胡，小胡，你這辦法真不高明，你這樣欺凌她不配稱爲男子！」他却不顧一切，總有方便把他要做的那種武藝做完。很古怪，那麼說著鬧著絕無妥協的丁

玲，則每到這種情形下，反而顯得異常柔和起來。若我所注意到的並無多少錯誤，我可以說她先前正缺少些出自男子的隱密事物，因此一來，她便滿足了也安靜了。

兩人到下午一點鐘時，似乎各人皆把理性找回來了些，一同向我道歉，皆以爲不應當把我爲難，三人便笑著離開了我那住處，同過大馬路吃了一頓飯，再過商務印書館取了幾十塊錢稿費，還很快樂的看了一次電影，又在一個小館子吃了晚飯，回我住處談了一晚各人的計劃，第二天一早，兩人便過杭州西湖過日子去了。

他們過杭州約六天，某一晚上，這海軍學生又形色忽忽的跑到我的住處來了，我問他爲什麼又單獨跑回上海，他却坐在我的床邊，怯

慘的微笑，告給我他已準備不再回轉杭州。我問清楚了丁玲還依然一人住在杭州，他却又是在一次流淚賭咒的情形下跑來上海。於是我就同他在一個大木床上躺下來，詳詳細細究詢他這件事前因後果，聽這個人作一切不離孩子氣的申訴，且記著這件事每個要點，等他無話可說時，便爲他把這件事從旁觀者看來各方面必須保持的最合乎理想的態度說明。因爲他尙告給我兩人雖同居了數年，還如何在某種「客氣」情形中過日子。我便就我所知道的屬於某種科學範圍的知識，提出了一些新鮮的意見，第二天，就又把他打發回到杭州去了。這次回去，我對於海軍學生所作的一番勸告，大致很有了些用處，風波平息了，一切問題也就在一份短短歲月裏結束了。

兩人住在西湖葛嶺一個單獨院子裏，大約將近三個月。三個月中的生活，或者因為新增加了那從前所缺少的成分在內，故兩人簡直像一對同度蜜月的伴侶。春天的西湖既使人安靜舒適，他們又認識了幾個在藝術院教圖畫的男女朋友，日裏玩處極無節制，晚上仍然還可寫作文章。海軍學生到後與朋友們談到西湖時，常用作新郎的風度，以為在西湖所過的日子，回憶時使人覺得甜蜜快樂。兩人爲了天氣漸熱，不能再在西湖住下，回到上海法租界永裕里住下，八月間我住在西湖靈隱石筍峯，兩人趕過西湖，邀我過葛嶺去看他們那住處時，海軍學生便告給我，他寫的來了客的黑夜那個聰明賊人，當真從某處爬入，某處逃走。且指給我看他每天坐在什麼地方談話，坐在什麼地方

做事。
。

八

兩人住在上海永裕里十三號三樓，是間髹了庸俗綠色油漆充滿油漆氣味的樓房。把一舖租來的大木床，安頓在房間中央後，前面放了一張寫字檯，後面又放了一張寫字檯，靠牆邊則有一個書架，一張方棹，四把椅子。牆頭上則掛了蔡威廉女士所作的大幅丁玲畫像。煤油桶，米袋，打汽爐子，以及大小碗盞，平時完全擱在床底下，需用時方從床底拉出，不需時又復趕快塞進床底。爲了吃飯，兩個人每天大約下三樓提水六次。點汽爐子，用照相框反面作爲磁板，把小洋刀

切牛肉與洋蔥，則歸丁玲女士。海軍學生當來了客，發現了還缺少什麼作料，或必須加一點菜蔬時，便救火兵模樣飛奔下了三層樓，衝出衛堂大門外去，購買那一點點必需的東西。

兩人一進新屋，剛把什物安排妥當後，就開始坐下來寫字。寫些什麼呢？從住在二樓的二房東看來，總以為是寫「信」。吃飯以前她上來望望，詢問一下兩人需要什麼當就便為他們上街捎來，那時節眼見到兩人各自坐在房中一隅，完全是寫家信的神氣，伏在桌邊只是寫。這房東為了好奇，吃飯以後又借旁的原因，跑上三樓來看看，只見兩人還依然各自坐在寫字檯邊，寫那些永遠也不會寫完的信。在房東意思，實以為「若這不是寫家信，除了寫信還有什麼可寫的或必須

要那麼忙著寫的」？女房東彷彿常常猜詳著，可是決猜詳不出什麼結果。

兩人先前一時那點齟齬處，既儼然業已完全忘掉，新生活又復在快樂中把日子打發下去，工作事業則由于異常勤快得了各方面的出路，于是日子過去了！丁玲女士的名字，在北方，在南方，皆被年青人用一種親切的友誼加以注意，成爲一個非常時髦順耳的名字了。在黑暗中一出版，作家間亦無人不承認「這是國內一種嶄新的收穫」，這收穫又顯然如何超越了稍前一時代的作品標準，另向一新方向上展開與突進的。

那時節女作家中幾個人，冰心因病倦于寫作擱筆了，沅君（淦女

士)寫作「隔絕之後」的時代已經稍稍過去，努力研究詞曲去了，叔華明白了她的所長當在繪畫，埋頭於宋元臨摹，不再寫她的小說了，同時女作家中間或還有寫作陸續發表的，如蘇雪林，陳學昭，雖各把握了一部分女性讀者，較之丁玲女士作品籠罩一切處，則顯然無可頡頏，難于並提。寫作既出了名，從寫作上得到了生活的意義，故他們所過的日子，雖仍然常常貧困得十分可笑，却感到了工作的嚴肅，既不自滿也就不能自棄。

兩人在西山時生活方面常像小孩子，到了上海，兩人依然還像小孩子。爲了每月房租將到期，各人趕忙來寫小說，一寫成時就送過錢最方便處去，從編輯處取得了通知單，又從會計處或營業部換得了

一疊鈔票，得錢後，兩人或一人在街上揚長走着，大街上各種商店的臨街大窗櫺內，陳列了種種貨物，皆常常把這個路上人吸住，且即刻誘入舖子裏面去，等待可出門時，錢夾中的鈔票減少了。錢少了，脅下自然就多了一個盒子，盒子中或是可吃的，或是可穿的，或是可以擺在窗台上的，總而言之則大多數是兩人不必需的。男的只歡喜爲女的買貴重香水，貴重的糖菓，值錢的花邊，值錢的鮮花，女的則歡喜爲男的買價錢極大的領帶，以及其他類乎這種東西的小玩意兒。至于兩人同時能走入商店則自然更容易把錢花盡了。設當時只是一個人，這人把所買來的廢物攜帶回家中，笑嘻嘻的共同坐在床邊來開看盒中所有時，一個說：「瞧，這樣好的東西，只六元，你不覺得價錢真公

道嗎」？那個必說：「妙極了，好極了，我歡喜牠」！不管買的是什麼，兩個人似乎意見皆十分相近。不管買去了多少錢，當兩人把新買東西展覽欣賞時，其中一個提及錢的其餘用處，故意來掃另一人的興味的時候，絕不至于發生。

新的東西若是糖菓，便吃掉牠，若是花，就插到書桌上那個小小瓷瓶裏去，一同忽遠忽近的來欣賞牠，若是衣料，就披在應把這衣料作衣的肩上去，指派這人在樓上來回走着，若是領帶，就即刻掉換另一領帶。必需到後兩人中的一個，在另外一種聲音一派空氣中，彷彿醒覺似的記起了新取稿費正當的用途，兩人才來談及所取得的數目以及業經花去的數目。到這時節，倘若打算一下，剩下的又不夠支配

了，自然就又得派海軍學生作那件老事了。因為房租不足或其他必需用款不足，海軍學生挾了新買來的衣料，在康悌路，馬浪路，貝勒路，各馬路邊沿上忙忽忽的走着，敏捷的鑽入一個小押當石庫門裏，又敏捷的從這種大門中跑出，次數似乎太多了些，說來真毫不出奇了。

記述到這一點情形時，我總得想起：一種有秩序的生活，似乎正在有意識的逃避到這兩個人，故總永遠使兩個人同小孩子一樣。然而也正因為兩人這分天真性情，才作成了兩人此後的命運。丁玲女士早把一個婦人所必需的家務趣味與娘兒們計米較鹽屯私房賺小錢的婦人當然性情失去，故兩個人同時把成爲俗人的機會也失去了。兩人性情

天真處，應遮蓋了兩人因天真而作出的荒唐與疏忽行爲，因爲牠是美麗的，正如他們的天才一樣，在俗人不易發現，不能存在的。

當時兩人既異常努力，丁玲女士成績又特別出衆，恰當上海書業風起雲湧的時節，正有若干讀書人視新書業爲利藪，各就手腕之修短，集股開辦大小書店與刊物，各個書店刊物編輯人皆莫不介乎勞力與資本家之中間。編輯人莫不有一面淵源，故兩人皆不辜負這種機會，在生活督促與友誼督促兩種意義中，用全力寫了不少文章。

上海的中央日報總編輯彭浩徐，找海軍學生去編輯那報紙副刊，每月有二百元以上稿費，足供支配，三個人商量了一陣，答應了這件事後，就把刊物名爲「紅與黑」，這紅與黑成爲此後紅黑雜誌的胎兒，

正因為這刊物，後來才有紅黑的計畫。三人既應允了共同來維持這個刊物，由海軍學生出面作事，海軍學生每夜使得過望平街轉角處一棟老舊房子裏，從走動時吱吱囁囁的扶梯，爬上搖搖欲墜的三樓，坐在辦公室一角，發出編好的稿件，就看總編輯一面寫本報社論一面吸紙捲烟，直到副刊最後清樣看過後，方坐了浩徐的大汽車回家。丁玲女士則有時同去，有時又獨自在家中等候，或一個從報館剛把事情辦完，一個在家中的短篇小說也寫成了。兩人不管時間早遲，總仍然有許多話可談，第二天仍然很早就爬起来，繼續做夜裏未做完的事。

兩人生活既然好了些，從前在北京時各處看房子的習慣，來上海時又恢復了。兩人只想找一較乾淨住處，就終日各處跑去。法租界公

園附近一帶，每個貼了招租帖子的人家，兩人皆似乎從這些家人後門走進去過一次或兩次。兩人用鉛筆記下若干門牌和房價，有時還同二房東討論一陣月租，說妥了，或預先還放下點點定錢，臨出門時總囑咐那房東說：「定下了，定下了，莫另租人，後天一定搬來！」（其實只須一出門，兩人把收入一打算，便明白搬家太不容易，定錢又等於白送了。）這時節或者那二房東還會在後樓窗口邊說：

「胡先生，二十八來，我就不租人！」

胡也頻便抬起頭來，向樓上人答話：

「當然的，你租了別人，我同你上巡捕房打官司去！」

說了這種趣話後又向身邊丁玲女士眈眈眼睛，所下的定錢，彷彿

佛因此就算是並不虛擲了。於是記起這定錢正需要作三天後的什麼用處，兩人又回家寫小說去了。

兩人遷入薩坡賽路一百九十六號時，兩人皆十分快樂。所住的主人，是一個從某國做工回來的勤工儉學生，或者那時所有的辦法皆從法國慣例，房租計需三十一元，包飯計需十六元，每餐限定用刀叉從盤中檢取菜飯，每天却同樣必有一碗黃花木耳湯，一碟鹽水煮的紅色蝦米，一個帶壳雞子。房東尖嘴瘦臉，如同一個獼猴，說話時則一面伸手盡力抓著自己頭髮，一面把眉毛聚攏，好像被人逼著還眼無法可

想的神氣。

這房東自己雖是那麽一個無趣味的人，却有一個壯麗年青的女人，高個子身材，白白的臉，奶子高高腫起，手脚皆發育得異常齊全。男子雖然說已在某野雞大學教書，女人似乎並不受過多少教育。女人處處還有鄉下人爽直單純的脾氣，高興時大聲的笑，不高興時就獨自跑到樓下廚房去枯坐。丁玲女士看見這房東太太生活得那麼寂寞，穿得衣服材料十分好却十分舊，問她是什麼時候縫的，她就說這還是半年前結婚的東西。

女人並不算得怎樣美，但完全的發育把四肢長得整整齊齊，同時也把肌肉充腴，皮膚膨緊，性情變得天真樸厚可愛了。

先是似乎因為客人房中有糖可吃，房東夫婦來海軍學生房中攀談時間便多了些，等到糖菓完事後，房東太太業已成為兩個房客的熟人，房東一出外，這女人便跑來同丁玲女士談話了。

人熟了點，就可覺得出這女人總有些什麼地方像匹壯實的獸物，又有些方面近於一個好人。結婚了五個月，五月裏穿的單衣，到十月裏還只是這唯一當家衣服，天氣漸漸的冷下來，各地皆應當燒壁爐或預備其他禦寒工具了，這女人則只能把大條毛巾裹在身上，肩部與胸部，作成一背心模樣，外面仍然罩上那件結婚絲質袍子。也正似乎因為雙方皆熟了點，從前成為忌諱的皆忘去了，那留學生對於女人的苛刻也越發多了。海軍學生與我皆在一種憤憤不平中故意不甚理會那留

學生，却給了那個壯麗女房東一些殷勤與關切。當時兩人——把丁玲算進去也可以稱爲三人，還曾經作出一種可笑的計劃，以爲當按照這種計劃，如何使這女人同丈夫分離，信托我們，讓我們改造她，培養她，使她成就一個非常的女人。

但因此一來，那壯麗女人却對於海軍學生感到了好處，海軍學生原來的計劃，雖並不想把他自己穿插在裏面，弄出各方面多少口舌和眼淚來，然到了他發現這女孩子的感情如何在每個日子中有所不同時，一點點好奇心或也曾經把他牽引到別一處去做了些小小胡塗的夢。並且過不久，在房東那方面，似乎就有了眼淚同口舌，事情成爲趣劇的場面，各方面把事情的原來的真實意思皆弄歪曲了。兩個人搬

到這住處來，花了那麼多錢，賃一間窄小的房子，主要的是能寫作。如今既不能做正經事，反而生出些討厭事情，兩人皆覺得非遷個住處不可，恰好我住在新民邨也正需要搬家，故商量去找一相當房屋，預備三人同時可以住下。

爲了一種方便的原因，我們住處，仍然選定了薩坡賽路，門牌爲二百零四號。在那名爲「新房子」的住處，三人中作爲海軍學生負責的，出了紅與黑及紅黑月刊，作丁玲女士同我負責的，出了間人月刊，我們在各書店出版取名爲第二百〇四號叢書的，計有單行本小說七種，海軍學生此後成爲問題的禁書，光明在我們前面，就在那房子裏起首，丁玲女士的長篇韋護，也從這屋中二樓產生。丁玲女士一

面盡全力寫作，一面還把各處紅黑訂戶名單，抄到封套上去，一面又忙着辦種種雜務小事。第一期刊物在海軍學生奔走下出版後，本埠各書店露眼處皆陳列了這本新出的刊物，劉既漂先生所設計的紅黑封面，雖只那麼兩個大字，却非常厚重大方。我們三個人坐了車過四馬路與北四川路各書店去看我們刊物，只見書店窗櫺內皆陳列了這份雜誌，且見到一些人拏了這雜誌在手中翻閱，幾個人便互相會心微笑着，從這一家書店溜出，又撞進另一家書店，快樂得真無言語可以形容。

回家後，大家談着計算這刊物寄到各處後的情形，且想起書店中買書人情形，我們皆覺得應更謙卑一點來努力了。

過數日，我們輪流各處去打聽刊物在本埠的銷數，所得的消息使我們更覺得前途充滿了希望。

我們自己知道各人的力量十分有限，幾年來在十分卑微裏努力，也只是希望各能盡點力於自己這分事業的信仰上。我們境遇那麼糟，力量那麼少，所知道的世界那麼窄，我們把刊物辦下去，文章作下去，同時也就是在學習創作學習生活。現在好像各方面皆有了光明，慢慢的，我們的態度得到了讀者的同意，創作且成爲一個新的趣味同一種新的方向了。但我們自己的打量呢？總覺得我們還是在學習。我們只是向一個遼遠的理想邁步，同時這邁步認爲是應當沉默的，無聲無息的，故刊物在我們手中時，卽或當時對於種種無味的批評，也從

不加以辯詰與反擊。這沉默又可以說是由於幾人的穩重，或是由於幾人的驕傲。是的，「驕傲」在幾人中的確可以成爲沉默的理由，幾年來一般作者皆各在時會中推遷浮沉，若我們既不屑於攀援這種時代而隨之浮沉，由於年青人的驕傲，設能極誠實的依憑自己點點微弱的信念，好好的寫出些作品來，這驕傲除了妨礙到假文人的成名以外，還損害到誰的什麼？

日子過去了。

半年餘的忙碌，迫逼我們寫了不少文章，告給了我們一分經驗，使我們明白作者向商人分手，永遠成爲徒然的努力。另外則共同增加了一點兒債。這其間，在上海方面，則有某一時「普羅文學」的興起，

以及幾於是反手間的「民族文學」的成立，兩方面的作者與作品呢，作者名字那麼多，且彷彿有許多人的名字還極其爲年青人所熟習，至於作品却沒有一個人能從記憶裏屈指數得出他的數目。因爲依上海風氣，這些作家們照例是先成作家後寫作品的，還常常使遠地讀者剛來得及知道他們的派別時，他們自己又早已新起爐灶成爲另一種人了。

九

這活潑滑稽隨風逐浪的精神，原不是中華民族本來的性格，然而一個文學發展史的敘述者，却可以把這種性格的形成，解釋為「海派才情」與「商業競賣」結合後當然的結果。

「說明這個社會這個民族的墮落與腐敗，修正這個社會制度一切不能繼續下去的錯誤，」把文學凝固於一定方向上，使文學成爲一根樁杆，一個大雷，一陣暴風，有什麼不成？文學原許可人作這種切於效率的打算。文學雖不能綜合各個觀點不同的作者於某一方面，但

認清楚了這方向的作者，却不妨在他那點明朗信仰上堅固頑強支持下。我們希望每個作者當他既認爲必須在某種態度下製作作品時，先不缺少認識他所取方向價值的能力，他還不能決定那方向的得失時，就莫太勇於然否，他既決定他的信仰時，就莫因爲稍受打擊便卽「刻」投降」。海上商人所支配的書業，則大半只在把一切作者，隨時改成各樣入時面目以引誘讀者，作爲賺錢俸利的張本，因此十年來的中國新文學，除掉一些不足道的新海派文人與永遠皆在那里轉變的投機份子外，也就正只是用着一批身在上海爲商人幫閒而活着的閒人，一批置身大學頑固迂腐的教授，各自扮着種種小丑姿式，以個人生活上的恩怨與個人情感上的愛憎爲基礎，展開了理論的場面，在也算是爭

鬥尋覓中打發了十年日子。十年來成名的教授迂腐如昔，一說話時總仍然只埋怨中國還無莎士比亞或托爾斯泰。成名的閒人，則帶着本身在各刊物上醜詆造謠的故事，走入老境裏去。沉默了。其中凡稍稍乖巧的，則又另尋出路作其他事業去了。也有身不服老而又鯁直倔強的，帶着遊俠者的感情，在爲弱小的事業與孤單的理想力主正義，則依然彷彿本身站在最前線上，作爲人類光明的火炬，但自己在得失打算中既厭於執筆，不能寫點自以爲合乎理想的理想作品，也不能用什麼有秩序的理論，說明所謂中國的紀念碑似的作品，是什麼形式，須什麼內容，在某種方法上某種希望裏可以產生。只時時刻刻作着負嵎自固的神情，向近在身邊受了威脅的小小一點，加以猛毒的一博，

却忘了大處遠處自己所能作所應作的事情。

中國知道敬重英國作家的有人，愛好俄國作家的也有人，但這些人却並不需要認識本國自己的作家。讀者間照例缺少作品抉擇的能力，必需要批評者來作主，大多數的批評，既然只是書業中人所作的廣告，結果則銷行最好的書同時也就成爲內容最好的書。教授的文學觀念，戰士的文學觀念，政府的法律，讀者的趣味，莫不各在摧殘中國文學的健康萌芽，使凡是有希望的作家，不爲此一觀念所拘束，就爲另一觀念所纏縛。使人更覺得寂寞處，便是數及對於作家還有些微善意種種方面時，我們還不能不把上海經營新書業的商人安置於第一席。因爲現在有人能從丁玲女士作品認識她愛敬她，且覺得她的作品

美麗精深與偉大的，最應感謝就還是上海的書店大老板們！書店中人，使她生活下來，當時社會的統治者正當想方設法毀去了這種難得的作家時，包括教授與戰士在內，一切人皆仍然沉默着，如對於當時政府所作的其他各種蠢事一樣，不發一言的。中國將來若果真有所謂紀念碑似的作品，照我想來，則這作品照例是應當不要忘却寫到這樣一件事情的。

十

我們所經營的事業，既在極其合理情形中宣告失敗，三種刊物皆停頓了，自然也就輪到我們想起一件事情，便是如何設法來還債了。按照情形說來，則單是上海方面各書店積欠紅黑的賬款，若可結算清楚，已經就是一筆很可觀的數目。但這種賬目自然是無從清結的。外埠的賬則按照習氣，更毫無收回的希望。故我們皆想作點別的事情，好像不管是什麼事情，只除了做官，我們皆預備去試牠一試。

文章自然還得繼續作下去。其時恰當普羅文學遭受禁止，民族文

學遭受奚落，經營新書業者莫不徘徊瞻眺，不知所歸，整個情況漸趨衰頹時節，我們作成文章，如何找尋出路，因此就成了問題。感謝胡適之與徐志摩先生，在這方面便幫了我們很多的忙。我們有些書皆由他們手中轉到書店去的。至於他們給我們的勇氣，則似乎比給我們的幫助更可感謝的。（那時上海方面所課左傾作家，對於他們是莫不以一種偏持感情，與某種小報相應合，造作過若干謠言，加以誣譏的。然到後來海軍學生因左傾事被逮捕時，所謂同志們，除袖手旁觀外不聞作任何營救。爲海軍學生各處去電設法營救的，便也就正是成爲所謂有「前進思想家謠言與輕視之準的」的兩人。）

我過吳淞中公教書約一個月後，適之先生聽說海軍學生夫婦，皆

因爲寫文章已不能解決生活，便找他問是不是想作點事情，海軍學生回家時，便從吳淞邀我過上海去商量，還是「死守殘壘，在上海支持下去」較好？還是「暫變計劃，向外省過些日子」較好？我的意見是這樣子：

「原來就想作事，既有了作事機會，當然還是作事！」

商量結果結論也就只這樣。但假若一個去外省做事，另一個又怎麼辦？便成爲新的應當好好處置的問題。當時海軍學生可去的有兩個地方，一是山東高級中學，一是河南某中學，應去的地方既一時還不能決定，故丁玲如何也難於決定。後來海軍學生已決定去濟南，地方離上海不遠，爲了一個人教書方便，一個人寫作方便，故兩人就暫時

分住兩地。海軍學生獨去教書；丁玲女士則留在上海，仍然寫她值三塊錢千字的小說。薩坡賽路一九六號換了個二房東，仍然貼了招租條子，故她又仍然住在那人家三樓。

海軍學生過濟南時，兩人原已約定，教書的應認真教書，不許成天寫信，做文章的也應好好作文章，不許成天寫信，必需半年後教書的賺了一筆錢，寫文章的積下了一批文章，方可見面，再來討論新的生活方法。這種計劃當然極好，因為也只有這種計劃，兩人方能把生活展開，基礎穩固。要作事順手一點，似乎也非如此不可。

海軍學生抱了滿腔希望一腦子計劃上火車後，爲了實行兩人計劃，丁玲女士也當真寫了些文章。海軍學生則一到濟南不久，就代理

了高中部的文科主任。照此情形下去，如果兩人能好好支持到年底，自然各人皆會有成績。但兩人似乎還像年青了一點，從上海過濟南的信，大約總只說上海如何沉悶，如何無聊，從濟南過上海的信，大約也總只說濟南如何無朋友可以談話，事又如何忙，學生又如何好。這樣一來，濟南的這一個既不能過上海，却已無理由不讓上海那一個過濟南了。

可是總共不到一百天，兩人又從青島回到上海了。兩人一來住在環龍路某術三十三號，一見面問他爲甚麼又跑回來，就說濟南不是教書的地方，風潮鬧得不成樣子。第二天，我又去找他們，海軍學生方獨自告我，他們回來簡直逃脫的。只說省政府要捉他們兩人，爲鬧風

潮還是另外爲別的事情，他不好好的說我也就不詳細去問。照我估計則實在如另外那篇文章所提及的事情！

「山東學生皆身強力壯，儀容可觀，也許因爲風潮擴大，這海軍學生估量自己瘦瘦弱弱的身個兒，不能同誰比武，記起君子明哲保身的格言，故卽早跑開吧。」

過幾天，我從馮沅君處多明白了些這兩人從青島逃出山東的原委，我當時可胡塗了。兩人雖同當時左翼作家中態度極誠實的姚蓬子相識，同另外一個×也常見面，他們的生活，他們的信仰，是不會同某方面組織接頭的。並且稍前一時左翼作家的露面，已因爲政府商人兩方面的合作，加上種種由於自己理論自己態度，自己戰略所造成

的不良局面，到了退休的時節。左翼文學從商人看來，從多數人看來，彷彿已過了時，大凡聰明人，皆不會再去參加熱鬧了。「文學左翼」在是時已經是個不時髦名詞，兩人到這時節還檢取這樣一個過時的題目，在熟人看來恐怕無人不覺得希奇的。

我因此另外聽到了些關於兩人態度轉變的說明，這說明當然是荒謬的，極不得體的。因為關於這轉變，海軍學生同我自己是也已談過了的。他們把別人認爲已經稍過了時的問題，重新來注意，來研究，來認識，推動他們的不是別的，却只是他們幾年來對於社會現象認識的結論。他們不欲明白這問題適不適宜注意，却只看值不值得注意。他們覺得文學自由主義，與典型主義，一則容易使作者精力糟塌於官

能感情的歌誦中，一則容易使讀者情緒沉浸於歷史傾慕概念上，前者使人放蕩，後者使人衰老。他自己得要一點拘束，且明白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的翻身，也皆得在某種強健努力中與勇敢犧牲中完成他的職務，故毫不遲疑，他們把這顯然落後的工作捏捉在手，再也不放鬆了。

好在上海不比濟南，既然回來了，在租界上是不會被捉的。兩人即或想把文章傾向弄得嚴肅一些，上海方面熟人多，文章處置總還不是很費事，兩人就照原來的生活方式，把日子打發下去，也許比教書還可以弄出點好成績來。兩人要更強硬一點，把自己攙進廣大羣衆裏去經驗一分新的生活，做工，不拘向什麼工廠做工也算不得什麼壞事。

我們還想恢復紅黑，作出各種可以使這刊物出世的打算。又希望來辦個刊物，不需要什麼報酬來作這件事。一切計畫自然皆只證明我們依然還是小孩子，但憑了一點單純的信仰，只想把一個刊物來逼我們努力，在努力中把我們文章寫好，却毫不知道寫文章以外尚有若干事情我們全不明白，若不明白則我們的生活，我們的文章，我們的理想，也就永遠皆無出路。

兩人初回來時，光華方面似乎還可從蓬子處接洽，賣些文章給登在萌芽雜誌上，或將舊稿交給書店印書，但另外方面如小說月報婦女雜誌等，文章就已生了問題。過不久，萌芽停了，書店又太窮，兩人已不能按時拿錢，海軍學生的稿件給小說月報的，給新月的，皆不合

用，常被退回，丁玲文章送過婦女雜誌的，也有了不能載出的問題。究竟爲甚麼呢？當時的各個編者是不說及的。照我想來則不外乎一，作者的作品切實了點，二，當時政府已到了不許商人從普羅作品賺錢的時節，因此兩人文章便無法出脫了。左翼文學在中國當時既已成了博注上的「冷門」，無人關心過問。商人所支配的各雜誌，皆不願再接收這種作家的作品，書店也毫無印行這方面作品的意思，寫成的文章不能賣出，已成集的文章更無主顧可尋，故兩人不久就陷入非常窮困裏去。

兩人文章不能多寫，性情也彷彿有了些變遷。平時生活雖拮据萬分，却有說有笑，精神身體，亦極其健康。從濟南回來便沉靜了些，

不必說一方面自然是過去一切不堅實的感情和觀念，皆得在兩個人一種反省下有所修正，另一方面則是社會使他們沉默了。

丁玲女士又應當自己來作娘姨廚子的工作，抹地板，洗衣，燒爐子，煮飯，爲了經濟，樣樣事情皆派在頭上來了。

但同樣是這個人，在北方却已十分著名。在北方，丁玲及「莎菲」「夢珂」，正成爲大學生人人耳所熟習的名字。北方朋友來信時，總常常談到關於她一本書在北方的種種影響，以及各樣傳說。在北方她成功了。但成功却不能使她的手不接近抹桌布。儘管有多少讀者皆需要讀她的新作，在上海方面，她却無從找尋一個發表她新作的雜誌。北方她獲得了廣大的讀者，南方的商人視線却已注意到「小學兒童故

事」「呆女婿」「三國演義連環畫」等等書籍編纂上，不再理會小說，更不願印有被禁被罰的小說了。

海軍學生是時大致已參加了某種活動，人更瘦了些，也更匆忙了些，走到任何處去總把眉毛凝聚成一條線，把手節骨捏得剝剝地響，且忽然又握緊了拳頭，向空揮擊。他似乎很容易生氣，但所受的氣來源却很遠。好像這個人的理想有了一種事業把牠凝固了，他實際上快樂而且健康，不過表面上看來與過去稍稍不同罷了。丁玲女士則表面上光潤了些，感情却恬靜多了。有時兩人皆似乎在生氣情形中打發日子。一件事不能作。但使他們憤怒的，却不是對面一個人的錯誤，只是爲另外一樣東西所引逗。兩人已把情人們互相睨視的青年閒情拋

去，共同注意到社會現象與未來理想上了。

兩人爲了一點思索，需要比目前更多的學問了，便很努力來閱讀新出書籍，且重新預備要習英文日文。見了他們時，問他們「是什麼一種計畫，如此勤快用功」？丁玲女士總是笑着，把一本文讀本向身後拋去，「去！怪字母，我不念你，我不想從你知道什麼，我會自己跑到徐家匯楊樹浦去」我問她：「你是不是研究婦女勞工問題？」她就說：「這要研究嗎？我才不必明白這些！我要學好日本文，看他們好翻譯好著作。論理是告給大學生中學生的東西，作品方是真正大衆的東西！」我或者問海軍學生：「你呢，你難道也……」那海軍學生最歡喜在人說話中間說話，我話還不說完他就說：「我不滿意目

下人做的理論，我不歡喜那種理論。」

我應當說：「我並不同你討論這問題」，但我並不開口。

他們從濟南回來是秋天十月，過了年，他們搬了兩回家，再到第二年八月我過武昌時，他們一共搬了四次。他們正在逃避什麼，只想把家搬到一個無多幾人知道的隱僻住處去。他們什麼必需如此不怕麻煩的搬來搬去，我並不曾細究問過，却明白那是什麼原因。從他屢遷住處的情形想來，這海軍學生是逐漸將爲人所注意，故不得不謹慎機警如山狐，避開他的敵人的。

每次我到他們那裏，海軍學生有事必須出門時，那個正蹲在地板上澆洗手巾或做別的事的丁玲女士，必帶着担心又帶着關切神氣，

說着「又要去嗎？」「準備好了嗎？」「還無結果嗎？」海軍學生一句話不說走過來吻吻她的額部，或微帶莊嚴如一個作爸爸的神氣，拉蹲在地板上的一個，便窸窸窣窣的走下樓梯了。

我到武昌了後，來信問他們生活還有意思沒有，海軍學生回信常極簡單，總是說「過得去」，「忙得很」，「媽媽虎虎」，一類話語，此後就說一點旁的幾人所習慣的笑話。丁玲女士來信則只說信由什麼轉較好，同時問點武昌方面地方情形。從兩人信上看來我總覺得兩人皆強悍了許多。正譬如兩人成天在注意那些粗暴人物的性情，粗暴人物的行爲，粗暴人物的思想，自己也不由得不弄粗暴了似的。一份新的理性慢慢的正在這兩個靈魂上佔了優勢，把浮在生活表面的感情加

以洗滌，加以澄清，兩人漸漸的變得單純起來了。使一個理想從空虛到堅實，就需要這種單純，且必需把理想培養到這種單純裏，方能見出眩目的光輝。但這種性格，於海軍學生方面，則毫無可疑可以作許多事情，發展他處置事務的長處，若影響於感情繁複的丁玲女士，則丁玲女士是不是還適宜於執筆握管有所寫作？當時想來我就覺得十分可疑。因為我覺得海軍學生生活方式有些方面應同丁玲女士取逕不同，我就寫信去上海告給他們一些意見。海軍學生材能與勇氣皆適宜於在事業上發展，丁玲女士却很明顯可以看出「寫作的天分」勝過「辦事的材具」。兩人若想把自已一點長處用到最適當的方面去，海軍學生可以去作實際工作，丁玲女士則似乎只宜於作文化工作。我的意

見所得的回答很好，海軍學生有信說：「休，你來信說得是，不儘只那一個不應放下她那枝筆，便是我自己，也只能從另外一方面得些正當辦法經驗，再來從事寫作。」我很相信他的話，我覺得這才是事。不過這海軍學生，注意那些卑賤的世界，骯髒的人物，粗暴的靈魂，同那些東西接近，來從其中弄明白改造他們的方式，假若自己沒有改造他們以前，先就爲他們毀壞了自己，我們是不是還得想出一個新的辦法？海軍學生很顯然的，還是個理性難於駕馭自己感情的人，對革命發展太樂觀了些，對歷史智識又稍少了些，勇敢處使他可以作出分事業，那是毫無可疑的，不過同時這種勇敢處，也就可以成爲疏忽，將他自己帶入面前深窄裏去。並且我很擔心在那分生活裏，丁玲的一

切是會犧牲在意料中的。我將我的感想告給他們時，丁玲來信就說：「……知道得太多，我們什麼事皆不能做了。我們現在只儘我們能夠做到的做去，這里不容許個人對於成敗分作計較」。

一月裏武漢大學放了寒假，我便過了上海。

